

联合国



安全理事会

正式记录

第二十六年

第一五八一次会议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七日

纽约

目次

	页次
临时议程(S/Agenda/1581)	1
通过议程	1
中东局势:	
(a)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约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0313);	
(b) 秘书长的报告(S/8052, S/8146, S/9149 和 Add.1, S/9537 和 S/10124 和 Add.1 和 2)...	1

说 明

联合国文件都用英文大写字母附加数字编号。凡是提到这种编号，就是指联合国的某一个文件。

安全理事会文件(编号 S/…)通常刊载于每三个月印行一次的《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补编》内。文件全文或有关资料可按日期在补编内查阅。

安全理事会决议依照一九六四年所通过的体制编号,刊载于每年一卷的《安全理事会决议和决定》中。新体制于一九六五年一月一日起全部实施,并追溯适用于以前通过的决议。

第一千五百八十一次会议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七日星期五下午三时在纽约举行

主席：中川融先生(日本)

出席者有下列国家代表：阿根廷、比利时、布隆迪、中国、法国、意大利、日本、尼加拉瓜、波兰、塞拉利昂、索马里、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

临时议程(S/Agenda/1581)

1. 通过议程。
2. 中东局势：
 - (a)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约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0313)；
 - (b) 秘书长的报告(S/8052, S/8146, S/9149 和 Add.1, S/9537 和 S/10124 和 Add.1 和 2)。

通过议程

议程通过。

中东局势：

- (a) 一九七一年九月十三日约旦常驻联合国代表给安全理事会主席的信(S/10313)；
- (b) 秘书长的报告(S/8052, S/8146, S/9149 和 Add. 1, S/9537 和 S/10124 和 Add. 1 和 2)

1. 主席：按照安理会的前一次决定(第一五七

九次会议)，如果安理会同意的话，我将请约旦和以色列代表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邀请，B. 图康先生(约旦)和Y.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2. 主席：我请埃及、黎巴嫩、马里、摩洛哥和沙特阿拉伯代表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参加讨论，而无表决权，但有一项了解，在轮到他们发言的时候，再请他们在安理会议席就座。

应主席邀请，M. H. 扎耶特先生(埃及)、E. 古拉先生(黎巴嫩)、S. 特拉奥雷先生(马里)、M. M. 增塔尔先生(摩洛哥)和J. M.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在安理会会议厅为他们保留的座位就座。

3. 主席：这次会议发言人名单上的第一个名字是摩洛哥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4. 增塔尔先生(摩洛哥)：主席先生，首先我想对你和安理会其他理事国代表表示感谢，感谢你们让我代表摩洛哥王国发言并在这里对于耶路撒冷的悲惨局势表示我国的深切关注。这种局势不仅是由于外国的军事占领——看来这种占领正在无限期地继续下去，而且最重要的是由于以色列的盲干政策所致。这种政策的目的在于最终兼并整个圣城，牺牲阿拉伯人民的种种合法权利——而这些权利一向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大会所承认——还完全不顾全世界千百万穆斯林和基督教徒的感情和信仰。

5. 全世界几乎没有一个星期或一个月听不到整块整块住区遭到爆炸和耶路撒冷的人数很少的阿拉伯居民被迫逃到遥远而拥挤不堪的营房去过着可怜而不安定的流亡生活的消息，而这些营房就是产生暴力和愤懑的地方。以色列一天天厚颜无耻地甚至肆无忌惮

地开动残酷无情的机器，通过新立法和推土机摧毁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市区，甚至还摧毁许多邻近的城镇和村庄。而这一切都是打着建立新秩序的旗号，有时是打着为正在那样被撵出的人民谋福利甚至谋幸福的旗号干的。

6. 但是，大家从来没有受骗。不管什么地方的人从来都不会头脑简单到可耻的地步，以致相信那种伪善的动机。提出这种伪善的动机，为的是替那种有计划的抢劫和在经济上、文化上、精神上以及最后作为人把阿拉伯人——不管是穆斯林还是基督教徒——从一个城市或国家消灭作辩护。而阿拉伯人在那里已生活了十五个世纪，甚至更长的时间。

7. 我的朋友约旦大使和我的朋友埃及大使已经作了非常透彻而出色的发言，描述了这种厚颜无耻的行动在最近和当前的发展进程。在中东烈日炎炎的光天化日之下，一个占领者正在进行这种活动，决心不惜在今天使这一地区的合法居民，也许在明天要使整个国际社会遭受无论什么样的牺牲以实现其多年来的迷梦。

8. 国际社会必须当心。令人眼花缭乱的胜利、闪电战、甚至六天战争，都从来没有能给世界地图带来任何持久的改变，特别是在它们仅仅以非法占领领土的欲望作为基础的时候是如此，就象某些人曾经不惜牺牲邻国来谋求生存空间一样。

9. 我们这个组织有许多会员国已经通过某种方式受到过这类行动之害。还有许多会员国认识到，这种行动总是达到了同一结局，同一可悲的结局——可是付出了多少代价，多少动乱和痛苦的代价，而这个代价人类本来是可以完全避免的。

10. 如果全体阿拉伯人民包括穆斯林和基督教徒都不能无限地忍受以色列想强加给他们的这个残酷的法律——以色列全部拒绝了相继提出来的一个个解决办法，甚至拒绝大家认为是公正和现实的解决办法——如果阿拉伯人民再也不能无限地忍受这种待遇——因为他们现在群情激愤，有朝一日会摆脱他们的枷锁——那么我们切不可漠视一个更大的社会的行动。这个由六亿多穆斯林组成的社会，他们也由于自己的圣所被占领，由于伊斯兰教最神圣的地方之一受

到不再是潜在的而是实际的威胁而感到受挫折、屈辱和打击。

11. 全世界都记得穆斯林世界对阿克萨清真寺被焚的消息引起的强烈反应。在哈桑二世陛下的倡议下，摩洛哥曾荣幸地以东道国的身分召集了第一次具有这样级别又有那么多的国家元首参加的伊斯兰会议。他们也都为对这个神圣的清真寺犯下的罪行感到愤慨。

12. 在那次会议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这个声明以它的克制、崇高的见解和对联合国的原则和理想的完全忠诚而著称——在拉巴特聚会的穆斯林国家的国家和政府首脑指出：

“一九六九年八月二十一日发生的令人悲痛的事件，由于对神圣的阿克萨清真寺的纵火造成巨大的破坏，已使全世界六亿多伊斯兰教徒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

“这种对人类最崇敬的圣殿之一的亵渎行为，以及在伊斯兰教、基督教和犹太教的教徒们都认为是神圣的耶路撒冷这座圣城的一些圣所在以色列的军事占领下遭到破坏和玷污的行为，加剧了中东的紧张局势并激起了全世界各国人民的愤慨。

“这些国家和政府首脑以及代表们声明，继续威胁伊斯兰教在耶路撒冷的各所圣殿是以色列军队占领这座城市的结果。要保留这些圣殿的神圣性质以及畅通无阻地进入这些圣殿，就要求这座圣城恢复到它在一九六七年六月以前的地位，那种地位是一千三百年的历史确定下来的和奉为神圣的。

“为此他们声明，他们的政府和人民坚决拒绝任何否认耶路撒冷在一九六七年六月以前的地位的那种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办法。

“他们敦促各国政府，特别是法国、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和美利坚合众国政府，重视伊斯兰教徒对耶路撒冷的深厚感情及其政府为争取解放耶路撒冷的严正决心。

“自从一九六七年六月以来以色列继续对阿

拉伯领土实行军事占领，以色列拒不理睬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和大会呼吁取消旨在把圣城耶路撒冷归并给以色列的种种措施，这些已经引起他们的人民和政府最深切的关注。”^①

13. 我大量地引用了那个著名的具有历史意义的声明，因为——只要以色列继续非法占领别国的领土，就会每天犯下许多其他侵略罪行，上述引文中提及的罪行就是其中之一——它比我能说的更好地表达了整个伊斯兰世界的感情和信仰及其要求国际社会，尤其是大国，结束这种持久侵略的求援呼声，而且具有将近二十五个国家元首或他们的代表的共同声音所拥有的全部权威。

14. 但是，在这个声明用文字表达出来的东西的背后蕴藏着：对于这种长期的军事占领深为痛心、愤怒和忧虑的感情；对于任何不想让耶路撒冷恢复原状来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办法拒不接受的决心；以及最后，对于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现在维护的国际良心所发出的最后的紧急呼吁。

15. 值得提及的是：我们这个组织的基本宗旨是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采取一切有效措施防止对和平的威胁。当某一地区的情况或局势迟早可能演变成武装冲突而有必要防止这种事态发展的时候，特别是安全理事会就负有主要责任来采取这类措施。

16. 在耶路撒冷这个特殊问题上，不能否认：当大会和安全理事会在一九六七年、一九六八年和一九六九年充分意识到，随着以色列采取单方面的措施企图以不能接受的既成事实的方式确认它对其新近的征服地的最终控制而出现威胁圣城和这个地区与世界的和平的危险时，它们的确都采取了相应的立场。

17. 对阿拉伯各国人民来说，事情似乎已经解决。这不仅因为几乎全体一致地支持有关的决议，而且因为安理会设想了当它作出的决定得不到遵守时应采取的措施。

18. 但是两年很快就要过去了，而为制止这个无情的事件进程，却一事无成。以色列以罕见的顽固态

度，丝毫不加说明，断然拒绝了你们的一切决议。这种态度名叫：蔑视。这就要求安理会方面作出某种反应，一种在宪章里可以找到的反应。那就是进行制裁。

19. 以色列——在它有时间的时候——对于一切决议和一切谴责的答复是：局势不可逆转，没有商谈的余地；与此同时就在这个地区关于大耶路撒冷的总规划正在进行，迁移阿拉伯居民的工作在加速进行，当地的领导人通知大家必须火速行动。

20. 有哪个发言人真正还需要论据和证据来使他的听众相信今天这么罪恶昭彰的事实呢？这种行动正以最残暴的殖民方式和帝国主义方式进行着，而这种方式要把土著居民在肉体上消灭掉，以便把这个国家变成一个建立在种族、肤色或宗教基础之上的殖民地。对此有谁还不相信呢？

21. 谁还怀疑耶路撒冷正在发生的事情目前正在扩展——将来甚至会进一步扩展——到约旦河西岸，到戈兰高地，到加沙，到沙姆沙伊赫，甚至到更远呢？比如说，谁能怀疑正在大量地把农垦士兵一直安置到停火线来开拓这些新居民区的真实性质和目的呢？

22. 但是，一九四九年的日内瓦公约——以色列是缔约国之一——禁止在军事占领区移民，而此项公约并不是由哪一个特定的亲阿拉伯国家集团，即那些会因此敌视以色列并只该受它藐视的国家提出或者通过的。

23. 如果说我们今天要求安理会大力进行干预的话，那首先是为了使国际社会不再受骗，为了使它在面对一些不公正和令人不能容忍的既成事实时不致被弄得无法作出任何反应，以致这些既成事实由于肇事者的一意孤行而成为不可挽回的了。此外，这种局势如果再容忍下去，就不仅会使这个组织信誉扫地，而且显然会导致暴力的连锁反应，并以传统的结局告终，不管正在这样阻挡历史潮流前进的侵略者目前抱有什么样天真的幻想。但是，这在事实上不就是在拖延时间以便彻底破坏可能还存在——我们宁愿相信还存在——的一项公正而合乎人道的和平解决办法的微小机会吗？这样的解决办法将把被占领土交还邻国，并

^① 见《安全理事会正式记录，第二十四年，一九六九年十月、十一月和十二月份补编》，文件S/9460。

使被人忘却了的伟大的巴勒斯坦人民得到合法的权利。

24. 在安理会于一九六九年七月三日通过的 第 267(1969)号决议的第 6 段规定安理会：

“请以色列立即”——这是两年前的事——
“将其对实施本决议各项规定之意向通知安全理事会。”

第 7 段还规定安理会：

“决定倘以色列之答复为否定或不答复时，安全理事会应立即复会考虑对此问题应采取何种其他行动。”

25. 在援引这两段文字的时候，我国代表团表示真诚希望安全理事会至少而且在目前要求秘书长在同安理会主席磋商之后使用他认为妥当的办法，包括派遣一个代表或使团，以便尽快地了解一些以色列正在遵守或没有遵守所通过的关于耶路撒冷问题的各项决议的情况。在那份报告提出来的时候，我国代表团保留作出必要结论和支持安理会那时决定采取任何相应行动的权利。

26. **主席：**发言人名单上的下一个名字是黎巴嫩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27. **古拉先生(黎巴嫩)：**主席先生，我想向你和安理会各理事国表示感谢，感谢你们给我机会能就安理会要讨论的耶路撒冷这个重要问题提出我国政府的看法。应你们的要求，我将不涉及巴勒斯坦这出悲剧的其他方面，不涉及由于以色列占领而受到重大压力的其他阿拉伯领土。

28. 我的同事约旦和埃及的代表们昨天在他们出色的并有充分文件作依据的发言中很好地向安理会提出了这个问题。我国代表团完全支持这些发言的内容以及其中的论据。

29. 黎巴嫩政府和人民特别重视这个问题，因为他们对圣城的命运深为关注。以色列的政策使他们感到不安。这种政策企图使这个城市犹太化，剥去它的阿拉伯特征并抹掉它基督教和穆斯林的面貌。黎巴嫩感到自己是唯一能够不但反映基督教徒而且也反映伊

斯兰教徒对耶路撒冷的严重关切的。我们的基督教和穆斯林居民都同样为以色列占领当局在备受折磨的耶路撒冷旧城不断实行的措施而感到恼怒。这些措施对本安理会的权威和它的决议、对联合国原则和国际法与道德的原则以及对精神准则与文明本身都是一个挑战。

30. 自从以色列在一九六七年六月五日发动了侵略，以色列军队占领圣城耶路撒冷以来，黎巴嫩在国际论坛的活动和表态中，或是在同友好政府和有关宗教团体的接触中，一直不断地提请国际社会注意以色列在圣城实行的措施所造成的危险。此外，它也没有忘记指出以色列蔑视体现在联合国决议中的国际社会的意志。我们的意图一直是而且现在还是，唤起国际的良心、使它意识到那些折磨着这个地区的基督教徒和穆斯林的悲惨事件。我想提请大家特别注意在中东的那些对圣城怀有历史上、宗教上和种族上的感情的基督教徒——特别注意那些东正教徒，我自己就是一个东正教徒，他们对形势真正关切，他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意识到威胁他们最神圣的城市的危险。我想提醒安理会各理事国注意，有一千万基督教徒住在中东——就是说，相当于以色列人口的三倍多——由于以色列占领这个城市，他们都感到自己跟这些圣所完全隔绝和疏远了。对他们来说，耶路撒冷已经成为一个遥远的、去不了的地方了。由于目前这种局势，他们无限悲痛。耶路撒冷旧城在其精神属性方面是一块特殊的织品，已由几百年直接的和不间断的接触把它交织进他们的心灵之中。

31. 一九七一年六月四日，也就是以色列侵略阿拉伯国家四周年前夕，黎巴嫩外长哈利勒·阿布·哈马德先生说过：

“黎巴嫩认为耶路撒冷问题是一个首要而又紧急的问题，为此我们必须动用一切办法，调动全部力量来防止这个城市犹太化。这个问题超越了阿以冲突的范围；它受到信仰上帝、信仰天启教和信仰精神准则的人民所在各国的关心。”

32. 我们感谢我们的同事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乔治·图迈赫大使提请安全理事会注意东正教的一致意见。这些意见发表在一九七一年五月十日的“向基

“督教良心呼吁”一文中，此文已作为六月一日的文件 S/10215 分发。东正教的领袖们确是必须重视的人物，因为正是他们、他们教区的居民和他们的邻居在遭受以色列军事占领和非法措施带来的痛苦。那份呼吁书里有几行文字十分简练地概括了全体基督教徒的信念和希望，还有他们的忧虑，可不可以让我把这几行文字再重复一下呢？在大马士革希腊正教的宗主教区开会的主教和牧师们写道：

“当前正在耶路撒冷城发生的这些事件十分严重，它们的广度和牵涉面超出了当地的范围……不管怎样，从精神和道德上来说，它们达到涉及人类文明的程度……”

“我们今天目睹的事情表明，人类文明和精神文明的意义受到完全和根本的歪曲。因为犹太复国主义的目标——隐晦地或者明确地说出来的——是毁灭这个人类和精神的遗产，使它淹没在一个狂热的种族主义国家之中。它声称正在为犹太人建立一个避难所，但是全世界都知道他们是在以牺牲阿拉伯人为代价来干这件事的……”

“……我们向人类的良心——基督教徒的和非基督教徒的都一样，但首先是基督教徒的——发出这一呼吁，要它正视自己的历史责任。基督教徒、穆斯林和犹太教徒，教徒和非教徒，都同样为犹太复国主义造成的不幸后果感到忧虑。总之，正是人作为一个人而受到了怀疑。”

33. 我可以无休止地继续列举东正教领袖们发出的大量呼吁和发言，因为他们的担心和忧虑已经成为他们发言、布道和祈祷的经常的主题。不过，我只想再提及一项这一类的呼吁作为进一步的说明。一九七一年六月六日在贝鲁特举行的圣祷上，安蒂奥克希腊正教的宗主教伊莱亚斯第四阁下对耶路撒冷的命运表示不安。他说：

“如果基督教徒和穆斯林失去圣城，他们就会失去他们生存的真正含义、他们在人间的使命的意义和他们信仰的意义。失去圣城就意味着失去……我们奉为最神圣的东西。”

34. 西方的基督教徒期望从东方，从耶路撒冷，得到神的启示和圣灵的指引。耶路撒冷不仅有他们的圣殿，而且还是他们信仰与信念的永恒源泉。于是，

在这种苦难岁月里谋求他们的同情和支持便是他们东方弟兄的自然权利。注意到西方基督教徒越来越多地起来响应东方基督教徒的呼吁，分担他们对圣城前途的忧虑，确实令人高兴。

35. 约旦的图康大使在他昨天的发言中大量引用了梵蒂冈报纸《罗马观察家报》在一九七一年三月二十二日和二十三日刊登的一篇文章。我只想重复其中的几句话来强调一下。文章的部分内容是：“只需提一提各项征用措施就足以使人知道那种过激的方式，他们以此使这个城市具有的面貌截然不同于它的历史和宗教特征以及它的世界性使命。”文章进一步指出：“对于这种重大的变化我们势必感到深切的忧虑。”文章还谈到以色列关于耶路撒冷旧城的总规划，这是以色列建筑部长自己称之为“具有希伯来人的目的的规划”。文章最后说以色列的计划“不是和平计划，不能使真正为中东的确定的和平而努力的人们对之漠不关心”。

36. 一九六九年十二月十五日，教皇保罗六世陛下在给红衣主教团和罗马教廷的训谕中表示，他对基督教徒离开耶路撒冷和圣地深为关切。他说：“耶稣信徒的数目在那个由于耶稣的布道和献身而神圣化的地方已经减少了而且还在日益减少。这种情况使我们怀疑，是否有朝一日这些庄严美丽的宗教大厦，这些总使人们追忆起就在那里发生的基督生平事迹的大厦，将不再有属于本教会的教徒。”

37. 以色列为改变耶路撒冷旧城的特征和它的人口成分而采取的种种措施，我的阿拉伯同事们已经在这次辩论中作了充分说明。这些措施是对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对一九〇七年海牙公约和一九四九年日内瓦公约的公然违犯。以色列代表无法指控那些公约，因为它们体现了在战争和占领的情况下必须运用的国际法和道德的原则，因为它们制定了一个国家对被占领的领土进行管理时其行为应遵循的原则和义务。大家都很清楚，那些公约并不是由和阿拉伯国家友好而和以色列不友好的多数通过的。连特科阿先生昨天在安全理事会这里所提出的关于联合国的表决制有利于阿拉伯国家的肤浅诉苦也站不住脚。在目前我们为之关注的问题上，安全理事会已通过了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一日第 252(1968)号决议，一致通过了一九六九年七月三日第 267(1969)号决议。

38. 实际上,有些与以色列有外交关系、与以色列政府友好的国家已经批评了它对耶路撒冷的政策。就连很久以来一直是以色列的主要支持者的美国也几次提出了批评。一九六九年七月一日在安理会就耶路撒冷问题进行辩论期间,当提到以色列在被占领的耶路撒冷采取的措施的时候,当时的美国代表查尔斯·约斯特大使就说了下面这番话:

“征用或没收土地,在这样的土地上建筑房屋,拆毁或没收建筑物,包括有……宗教意义的建筑物以及把以色列的法律应用于这个城市被占领的那些部分都是有损于我们在这个城市的共同利益的。美国认为,在一九六七年六月战争中被以色列控制的那部分耶路撒冷地区,同以色列占领的其他地区一样,是被占领领土,因此应受到国际法有关占领国的权利和义务的条款的约束。”
〔第一四八三次会议,第97段。〕

39. 两年以后,在以色列建筑部长宣布了他的政府要在耶路撒冷周围的山上大规模建筑住房的计划后,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罗伯特·麦克洛斯基先生声明,以色列为改变耶路撒冷城的地位所采取的单方面行动是不能接受的。另一个发言人查尔斯·布雷先生在一九七一年六月九日说,以色列在耶路撒冷的原约旦地区的建筑计划“违犯了一九四九年日内瓦公约”。以色列对第一个发言作出讥讽式的反应就是:目前正在访问耶路撒冷的客人被带去游览那个已被称作“麦克洛斯基高地”的地区。

40. 正如特科阿先生昨天所重申的,以色列当局声言,这类计划的用意在于维持——保持——耶路撒冷作为一个犹太城市。事实上,其用意倒在于制造一个犹太城市——把耶路撒冷变成一个犹太城市——总之,是使之犹太化。而使之犹太化就是使之“非阿拉伯化”、“非基督教化”和“非伊斯兰化”。这就要求把这个城市的真正居民,那些一直在这些圣所的庇荫下生活了两千年的阿拉伯人全部撤出这个城市。正如我们昨天听到一种言论,说耶路撒冷除了约旦十九年的统治时期外,历来都是一个犹太城市,这是有关历史方面的荒谬绝伦的说法。这种论调是对历史、文明和人类理智本身的一种侮辱,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肯定不会信以为真。

41. 以色列正在用它的行动匆匆忙忙地制造一种局势,使它能够提出对耶路撒冷旧城的主权要求,能够造成一个既成事实,能够抢在一切要找到公正解决中东冲突的外交努力之前。

42. 在罗杰斯先生发出和平倡议之后,以色列占领当局进行了狂热的活动,使世界面临一种新的“事实上的”局势。这种活动并不是对和平有利,相反是对一切正在尽力争取公正而持久地解决中东危机的人们的希望和努力有害。而且,由于耶路撒冷在历史上的地位,也由于它在宗教上和种族上的重要性,这个城市的命运就成了妨碍实现这一和平的最不幸的难题之一。以色列通过扼杀这个城市,迫使它的居民离开等办法正在制造一个将成为无法解决的问题。

43. 以色列很久以来一直不理睬联合国和它的决议。就在昨天我们还听到特科阿先生对安理会的尊严和权威又一次发动了习以为常的攻击。可是,我们认为安理会对加强它的权威和履行它的决议负有主要责任。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很清楚:以色列军队一直占领着耶路撒冷旧城,以色列已决意要兼并这个城市并已采取种种措施以实现这一兼并。而联合国一次又一次地拒绝了以色列对这个城市的要求。尽管安全理事会一直呼吁以色列撤销一切为巩固这种兼并而采取的措施,一直要求以色列政府自己不再采取进一步的措施,但是以色列一再重申拒绝遵守安理会的决议。正如我以前所说的那样,安理会面临的局势是:它必须坚持自己的权利并加强自己的权威。为了增强世界各国人民,特别是那些已沦为侵略和占领的牺牲品的小国人民对联合国的信任,它必须这样做。

44. 最后,为了人类以及中东与世界的和平,必须结束对耶路撒冷旧城的所谓兼并并结束对它的占领。只有把古老的耶路撒冷从以色列的占领下解放出来,这个城市才能恢复它的作用和意义,在那里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能够在信任、和睦与合作中繁荣共存下去。

45. **主席:** 刚才我收到突尼斯代表九月十七日的一封信(S/10325),他请求参加这次讨论。按照惯例,如果安理会同意的话,我想建议,鉴于安理会议席座位有限,请他在安理会会议厅一侧为他保留的座

位就座，但有一项了解，在轮到他发言的时候，再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如果没有异议，我就认为安理会决定邀请突尼斯代表参加讨论，但无表决权。

应主席邀请，A. 穆萨先生(突尼斯)在安理会会议厅为他保留的座位就座。

46. **主席：**发言人名单上的下一个名字是约旦代表，他要求发言以行使答辩权。我请约旦代表发言。

47. **图康先生(约旦)：**主席先生，非常感谢你给我以行使答辩权的机会。我昨天〔第一五七九次会议〕关于以色列在被占领的耶路撒冷仍在继续采取措施的发言清楚地描述了形势，明确地要求安理会实现它业经宣布要保护这个被占领的城市的意愿。昨天〔第一五八〇次会议〕以色列代表骇人听闻地歪曲事实和历史引起我今天的答辩。可是，以色列的发言的那种诽谤腔调和拙劣的蛊惑人心的伎俩并不会使我国代表团在发言中降低到它那样的水平。我将只谈些事实而且本着合乎这个庄严机构的精神来谈。

48. 安全理事会正在讨论一个具体问题，并且一直在向以色列提出具体的要求。它正在讨论以色列在被占领的耶路撒冷所采取的旨在吞并耶路撒冷的种种措施，并且它一直在要求以色列立即停止这类行动和取消它的那些措施。安理会当前的任务就是执行它的决议。不能因以色列代表以感情和情感上的联系为借口狂妄专横地要求承认其对耶路撒冷的“所有权”而使安理会改变它的任务。一个占压倒多数的阿拉伯人居住过几世纪的城市，无论就社会的、文化的、种族的、语言的或历史的意义来说，都是大阿拉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它不会只是因为以色列代表或犹太复国主义当局声称耶路撒冷是“以色列的心脏”就把它的命运交给以色列。以色列使用武装部队在违背这个圣城的意愿的情况下占领了它，并正在人口、文化和城市面貌等方面肢解它，为的是把它并入一个不相干的机体中去。那是明显的事实。必须阻止以色列吞噬这个被占领的圣城。那就是问题所在。

49. 在整个这次辩论中，以色列代表绘声绘色地渲染那些据说由于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区并入以色列而给这个城市的阿拉伯人自然带来的好处。但耶路撒

冷的事实表明情况恰恰相反，占领将永远是侵略行为；在违背当地居民意愿的情况下，单方面采取措施进行吞并，也将永远是侵占与扩张的行为。一个贼把偷来的财宝拿来进行有利益的投资——就算目前的情况是如此——并不会因而开脱他的罪责。

50. 但是让我们仔细看一看以色列在被占领的耶路撒冷的那种“仁慈”以及以色列用来拥抱这个“解放了”的城市的那种爱情吧。

51. 当以色列在占领以后开展的恐怖运动以及后来实行的免费乘坐以色列汽车去约旦河谷的办法都没能引诱大规模离开时，以色列当局就在这个圣城采取了新的策略。这些策略包括从经济扼杀和政治压迫到毁坏房屋、监禁与严刑拷打。

52. 首先，以色列当局不承认约旦的货币，强迫居民以折价百分之二十六的兑换率把约旦的第纳尔换成以色列的里拉。向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居民征收以色列的赋税和关税，企图强迫他们逃离这个城市。留下的人被迫给以色列的战争机器出钱，而这个战争机器天天从事于杀害他们的兄弟。这笔钱还用来资助那个促使更多的犹太移民占领他们的家园和土地的运动。阿拉伯的文化传统和教育制度不是被以色列的文化传统和教育制度所代替，就是成为以色列的文化传统和教育制度的附属品。阿拉伯男孩子必须学希伯来语，而且必须声明他们是以色列公民。他们现在学习犹太复国主义的东西比阿拉伯文化和历史还多。当阿拉伯耶路撒冷市议会拒不服从科莱克先生的旨意时，它就被解散了，它的市长被驱逐到约旦河的东岸，它的财产被没收了。驱逐出境成了以色列用来除掉那些反对占领的阿拉伯领导人的一种新政策，也成了用来恫吓其余居民的一种方法。

53. 以色列当局实行的所有这些反对耶路撒冷阿拉伯人的专横措施完全违反一九〇七年海牙公约、一九四九年日内瓦公约、一九六六年有关人权的国际盟约〔见大会第2200(XXI)号决议〕的条款，而且是我国政府多次指控的问题。这些违约行为中有许多曾提请联合国各机构和第二十一一次红十字会议注意。通过国际红十字会议代表提出的那些附有图片证明的正式报告和调查以色列侵害占领领土内居民人权的措施

特别委员会的报告，^②以色列的这些违约行为已经证实了。我将不再重复它们，免得占用安理会的时间。

54. 这些行为是一个自夸具有悠久的犹太文化和人文主义文化的国家干的。钱姆·魏茨曼博士从前说过：“我确信全世界的人将以这个犹太人国家怎样对待阿拉伯人来评价它。”

55. 这就是埃班先生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三日写给秘书长信中的主题：“带有普世性的思想和行动的习惯”。这就是特科阿先生要给耶路撒冷带来的那个“幸福”。

56. 自从以色列一九六七年六月侵略以来，联合国和它的机构以及其他国际慈善机构已经通过了五十三个不同的决议和决定，以谴责上述的以色列反对我们兄弟的违约行为。然而，以色列坚持自己的立场，对藐视每项决议倒从来不曾迟疑过。这就是以色列在耶路撒冷执行的吞并主义政策的仁慈。

57. 以色列代表，这次和以前许多次，试图对约旦拥有东耶路撒冷的权利提出异议并且声称约旦呆在那里是一种入侵和占领行为。我不知道特科阿先生是否真的认为只要通过无休止地重复同一歪曲事实的话就可以很容易地歪曲历史。让我先来说明一下西耶路撒冷——而不是东耶路撒冷——是怎样在一九四七年到一九四八年的早期扩张活动中被犹太复国主义的军队所强占的，还有耶路撒冷的东部在一九六七年被以色列占领前又是怎样得以免遭这种厄运的。

58. 我早年在耶路撒冷上学。在一九四七年，直到委任统治结束前两个月，我是外约旦驻这个圣城的总领事。我现在要说的话，我的同事，一些外国领事，特别是美利坚合众国、法国、比利时和南斯拉夫的领事当时都有同感。那时我每天和他们会面，就这个城市历史上的那些黑暗的日子里正在发生的事情互相交换意见和情报。这个城市当时是大阿拉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比任何从上海新来的人都更亲自熟悉这个局势。

59. 一九四七年十一月联合国决定了分治计划，这个计划特别给耶路撒冷规定了一个特殊地位；这个

计划一决定，犹太复国主义军队对这个决议抱着坚决违抗的态度，马上开始了剧烈的军事活动去占领比规定给这个犹太国的领土还多的地区。在耶路撒冷城里，犹太复国主义军队当时是由哈加纳恐怖分子和斯特恩与伊尔贡恐怖分子组成的——委任统治当局就是这样称呼他们的。根据联合国的记录，在伯纳多特伯爵被暗杀以后，这些恐怖分子开始慢慢地、有步骤地侵入并占领阿拉伯居民区。

60. 几个以阿拉伯人为主的住宅区，如纳塔蒙、上巴卡和下巴卡、马斯拉、塔尔比亚、利弗塔、雅法大街、俄罗斯大院、玛丽王后大街、马米拉、沙马、所谓的希腊和德国侨民区、大卫王大街、艾伦比大街以及其他几个住宅区，全在西耶路撒冷，都是被武力霸占的，那里的居民是受到恐吓而被迫撤离的。英国军队知道几个月后就得出离开，这时他们想避免在把犹太复国主义者和阿拉伯人隔离开的工作中使英国人遭受伤亡。

61. 当手无寸铁的耶路撒冷阿拉伯人正在和挺进的犹太复国主义军队打一场不可能取胜的仗的时候，约旦政府直接地和通过我收到阿拉伯居民一次又一次请求帮助和保护的呼吁。可是，约旦军队在委任统治结束以前不能响应这些呼吁。

62. 在委任统治结束前一个月，在犹太复国主义军队向阿拉伯耶路撒冷剩下的地区猛烈进攻以后，英国将军、高级专员艾伦·坎宁安爵士终于商妥了停战。在最后一批英国人定于五月十四日离开的前一天，美国、法国和比利时的总领事们组成了一个休战委员会，以便在委任统治结束以后使这个圣城的停战得以延长。约旦政府尽一切努力防止在这个城市里打仗，免得毁坏任何圣所。

63. 五月十四日早晨在英国高级专员和最后一批英国军队一起从耶路撒冷离开以后的一小时，犹太复国主义军队立即溜进市中心的英国人员和英国军队住过的那些房屋和营房。五月十五日清晨，犹太匪帮开始进攻以便占领这座城市的其余地区，那里面还有一些阿拉伯的非正规军用有限数量的轻武器防守着。当时在耶路撒冷的一位犹太作家莱文，在他《严阵以待的耶路撒冷》这本书里写道：哈加纳的军官们坐着

^②文件 A/8089(最后影印本)。

装有大喇叭的特备篷车满街跑，催促大家从耶路撒冷逃走，否则就要统统被杀，并用阿拉伯语高喊：“怜悯怜悯你们的妻子和孩子，从这场大屠杀中逃出去吧。向我们缴械投降吧……要不，就由杰里科路出去，那条路还让你们通行。”^③

64. 在圣城历史上的那些黑暗日子里，由美国、比利时和法国领事们组成的休战委员会努力阻止犹太复国主义者进攻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居民区所剩下的部分而无结果。犹太事务局早就表示对犹太复国主义者重新发动的进攻不承担责任，它声称这些进攻是一些持不同政见的犹太恐怖主义集团发动的。

65. 旧城的阿拉伯保卫者开始瓦解了。犹太复国主义军队闯进了旧城并与犹太居民区取得了联系，在那里犹太人早已建立起混凝土的路障、混凝土的堡垒和机枪掩体与战壕。面临这种事态，约旦政府在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八日，答应了它从阿拉伯居民接到的再三呼吁，决定来援救阿拉伯耶路撒冷剩下的地区。激战展开了。两座犹太教堂的圆屋顶高耸于犹太居民区中心的各条小巷之上，俯瞰着附近所有的街道和房屋。每当阿拉伯人一出现，犹太复国主义的狙击手就从这些圆屋顶和从俯瞰旧城的犹太公墓不断地向周围地区射击。约旦军队有两天之久试图保全这些教堂，但是没有成功；当犹太人从教堂开枪时，他们还警告犹太人他们将被迫还击。在旧城的犹太复国主义军队抗拒阿拉伯军队有十天之久，一栋房子一栋房子地逐渐撤出。五月二十八日在东耶路撒冷的犹太复国主义军队投降了；他们当中大多数是帕尔马奇或哈加纳的士兵，而不是犹太区的居民。在委任统治结束以前很久，他们就被派进来打仗。

66. 那就是东耶路撒冷得以保全的经过。但是西耶路撒冷，其中有很多阿拉伯居民区，仍然掌握在犹太复国主义军队的手里，那里的阿拉伯居民被迫离开。

67. 福克·伯纳多特伯爵是联合国巴勒斯坦调解专员，后来被犹太复国主义恐怖分子杀害了。当他正在草拟他的报告时，以色列正在采取行动要把在它

控制下的那部分耶路撒冷变成这个犹太国的一个组成部分。

68. 关于这方面，我可以补充一点：在旧城的所谓犹太居民区百分之九十五是阿拉伯人所有并由慈善性质的、家族性的宗教基金部的规章管理的。在一九四八年以前那个时期，犹太居民只是些租户。正是由于那些租户，这个居民区才叫作犹太居民区，在那以前它曾叫作沙拉夫居民区。

69. 未能拯救耶路撒冷西部的约旦军队至少拯救了东部并且维护了它同西岸阿拉伯人的团结。西岸的阿拉伯人，包括东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立即要求河两岸阿拉伯人的宪制统一。约旦政府对两岸人民势不可当的要求和自决权做出了响应。通过符合宪法规定的自由选举和表达意志，在一九四九到一九五〇年实现了两岸的统一。在所有公民一律平等和在议会与政府中两岸同等代表制的基础上，制订了一部新宪法。在民主代表制和完全平等的基础上，由历史、文化、地理和愿望联合在一起的两岸人民终于实现了完全符合宪法的联合。甚至在联合之前，联合国代表伯纳多特伯爵在他给大会的工作进度报告中就提出了明确的建议：

“鉴于外约旦和巴勒斯坦的历史联系和共同利益，把巴勒斯坦的阿拉伯领土同外约旦的领土合并起来可能是有令人信服的理由的。”^④

70. 这就是为什么约旦政府感到自己负有明确的责任去保护它在耶路撒冷的公民反对占领并反对占领当局每天粗暴地侵犯他们权利的行为。

71. 耶路撒冷的人民和他们的政府在约旦立宪政府管辖之下，获得新的安全感，他们着手改进他们的城市并保证它特殊的世界性质。这个约旦城市是中东最繁荣、最整洁、最兴旺的城市之一。在一九六七年以前，教育、文化活动、建设和经济繁荣对于任何观察者来说都是非常显而易见的。许多宗教派别自由地合作共存。当时存在的礼拜自由和宗教宽容由这一事实表现得最清楚：正是一个穆斯林的阿拉伯家族继续管理着圣墓，这种管理权是在许多世代以前有关的

^③ 哈里·莱文：《严阵以待的耶路撒冷》（伦敦，戈兰奇公司，一九五〇年），第160页。

^④ 《大会正式记录，第三届会议，补编11》，文件A/648，第18页。

基督教会自由授予它的，以象征宗教的团结和互相尊敬。千百万来自世界各地许多教派的朝圣者到他们自己的圣所来进行访问和朝拜。

72. 我们时常听到特科阿先生和以色列的领导人指责说，自从一九四八年以来约旦一直不许犹太人在耶路撒冷旧城做礼拜，拒绝他们为了这种目的到旧城去，而且经常无视阿拉伯-以色列停战协定的第七条，这一条规定了这种权利。

73. 那种指责是没有事实根据的，而且完全是骗人的。体现在停战协定中的各项安排之所以未能执行是因为以色列拒绝接受巴勒斯坦和解委员会一九四九年要求它发表一项有关圣所的宣言，以及它以后拒绝执行联合国关于巴勒斯坦问题的一切决议。大会特设政治委员会的第四次会议正式记录，会议简要记录附件，一九四九年第一卷第32页，表明埃及、约旦、黎巴嫩和叙利亚在回答巴勒斯坦和解委员会的呼吁时，答应“保证……在它们占领的……地区里……保护各个圣所和自由进入各个圣所”，而以色列在回答一个类似的呼吁时却不愿这样做。以色列采取这种态度的理由就不需要说明了。一九六七年六月占领了整个耶路撒冷一事就提供了答案。在一九六七年以前以色列人，而不是犹太人，不能进入约旦的耶路撒冷的情况就是这样。

74. 关于这方面，提一提以下这一点可能是有益的：约旦曾就执行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问题向秘书长驻中东的特别代表贡纳尔·雅林大使提出过声明，这项声明已作为一九七一年一月二十六日安全理事会正式文件[S/10089]发表。在这项声明中，约旦政府关于耶路撒冷问题重申它的立场如下：

“约旦政府承认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城对各种信仰都具有宗教上和文化上的重要性。因此它将保证有关各方面不但有礼拜自由而且可以自由进入一切宗教和历史胜地。约旦愿意为此做好一切必要的准备工作。”

75. 以色列声称现在一切宗教团体都可以自由进入耶路撒冷的各个圣所，这是谎言，因为由于以色列的占领而不能去圣所的穆斯林和基督教徒的人数多于六月战争以前不能去圣所的以色列人，以色列人不

能去是由于以色列的顽固态度和它不愿遵守停战协定的一切条款。自从以色列吞并耶路撒冷以来，它已经在耶路撒冷周围设立了许多检查站和关税站，因而使得连约旦河西岸的阿拉伯人都进不了这个城市。此外，阿拉伯各国几百万基督教徒和阿拉伯与非阿拉伯国家里大约七亿穆斯林，由于种种实际原因，被拒绝进入耶路撒冷的各个圣所。

76. 以色列代表几次提到一九六七年以后在约旦发生的种种国内困难和悲惨事件。我们并不否认一九六七年被占领以后在耶路撒冷我们一直存在着一些政治的、安全的和人事的问题。所有那些困难的产生都是因为约旦河西岸和其他阿拉伯地区的被占领以及由于被占领使许多约旦和其他阿拉伯公民处于困境的结果。几十万新难民被迫逃往东约旦。几次感情激动的社会骚乱都是由这种悲惨的局势所引起的。我国政府曾试用它的一切办法并在充分了解这些原因的情况下努力处理这些问题。这种骚动和纷乱，不仅在约旦而且在其他阿拉伯国家里，大多是直接由以色列军事入侵阿拉伯祖国的浪潮所引起的。只有结束以色列对我们领土的占领，包括对耶路撒冷的占领，才会使阿拉伯民族的生活和这个地区的生活正常化，才会带来和平与安定。

77. 主席先生，我请你要求安全理事会把它的注意力集中于它必须采取的措施上，以拯救被占领的耶路撒冷并迫使以色列结束它的吞并。那就是安理会面临的真正问题。

78. 主席：发言人名单上的下一个名字是突尼斯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79. 穆萨先生(突尼斯)：安全理事会昨天开会审议一个极端严重的问题：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化。耶路撒冷是中东悲剧之一，从前就在那里，用我们外交部长去年在大会讲的话说，传来了向人类呼吁和平与友爱的神的三大信息。我确信，单是耶路撒冷这个名字就会使我们肃然起敬，不论我们的信仰或哲学体系是什么。

80. 我们说的是“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化”，然而我们在报刊上看到的以及在这里的发言中听到的却是耶路撒冷的重新统一问题，好象向来就是三大一神教

的圣地的耶路撒冷要成为这么一个地方还需要军事力量似的。去犹太教堂、基督教堂或清真寺敬神的虔诚的教徒根本不需要拿着机枪的士兵，实际上是被这些士兵赶走了。当我们说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化时，我们究竟指的是什么？自从以色列国建立以来，自从联合国和大国把以色列国强加于阿拉伯各国以来，耶路撒冷就一直是国际社会深切关注的一个问题。但是还必须说，自从以色列国建立以来，它从来也没有停止交替使用战争和诡计这两种方法来侵占耶路撒冷。

81. 在托管理事会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十日决议〔第 114(S-2)号〕中，我们看到：

“托管理事会，

“对于以色列政府的某些部和中央单位迁往耶路撒冷感到关切，

“考虑到这种行动无视和违反大会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第 303(IV)号决议第 2 段的规定，

“1. 认为以色列政府的这个行动很可能使得本理事会受大会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决议的委托执行耶路撒冷规约一事更为困难；

“2. 请托管理事会主席：

“(a) 要求以色列政府对这个决议包括的各个方面提出书面说明，撤销这些措施并避免采取任何可能妨碍执行大会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九日决议的行动；

“(b) 在本理事会休会期间，密切关心耶路撒冷的事态发展；

“3. 请秘书长把这个决议迅速通知联合国全体会员国。”

82. 可以说，那是联合国在以色列为“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化”干了最初的一次勾当之后第一次谴责以色列。应该说，那个决议实际上是很宽大的。

83. 在六天战争以后，紧接着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事实是清楚的。六月五日以色列军队对阿拉伯国家采取了侵略行动，关于以色列军队至少可以说它是有充分准备来进行战争并取得胜利的。

84. 再者，不仅发生了侵略行动而且占领了一些

独立的联合国主权会员国的领土。面临这种局势，国际社会犹豫不决。它不敢命令以色列立即从它刚刚用武力占领的领土上撤走。但是有一个重要问题：耶路撒冷问题。以色列还占领了耶路撒冷，这个城市是阿拉伯和巴勒斯坦的，而且是三大宗教的圣地。一九六七年七月四日，大会在它的第五届紧急特别会议上通过了第 2253(ES-V)号决议，指出大会对以色列为改变耶路撒冷的地位而采取的种种措施所造成的当前该城的局势深为关注，认为这些措施是无效的，要求以色列取消已经采取的一切措施并立即停止采取任何会改变耶路撒冷的地位的行动。

85. 十天以后，一九六七年七月十四日大会通过的另一项决议——第 2254(ES-V)号决议，

“对于以色列未曾实施大会第 2253(ES-V)号决议表示惋惜”

和

“重申大会在该决议中所作之号召，促请以色列废止业已采取之一切措施，并立刻停止采取任何会变更耶路撒冷地位之行动。”

86. 只是在接近一九六七年底——十一月二十二日，才通过了关于整个中东冲突的安全理事会第 242(1967)号决议。接着又通过了其他一些安全理事会决议——第 250(1968)号、251(1968)号、252(1968)号、267(1969)号和 271(1969)号等决议——所有这些决议都涉及耶路撒冷问题，最后几个决议甚至对以色列提出了严重警告。

87. 这就是国际社会深切关注的事，而以色列却恰恰相反：早在一九四八年和一九四九年，它就一心要把耶路撒冷这个城市变成以色列的一个组成部分——这是以色列自从建国以来没能实现的事，这件事甚至在一九六七年占领了阿拉伯耶路撒冷以后还引起国际社会以及那些以色列与之关系最好的国家的异议和反对。那么，怎么办？以色列的策略既凶恶而又露骨得令人难堪。它的策略就是通过推行最可耻的、最骇人听闻的和最狂妄的政策，即既成事实的政策，对整个中东问题尤其是对这个问题的某些方面，其中包括耶路撒冷问题始终坚持它的顽固政策。为了那样

做，它就得藐视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就得注意，但不是很认真地注意，基督教世界——实质上就是西方世界的反应和行动；就得装作好象围绕着耶路撒冷的这一场风暴并不存在似的；而且就得追求一个非常明确的目标：通过没收居民的土地和财产，通过继续迁移全市居民，通过实行所谓都市化计划——其唯一目的就是要把耶路撒冷的基督教徒和穆斯林居民使耶路撒冷这个圣城成为一个以色列独占的城市；通过采取种种措施，其法律意义在于把耶路撒冷及其周围并入以色列国并把这个圣城的阿拉伯人口同化于以色列人口——通过这些手段，来改变耶路撒冷的地位。好象花费几千万元钱就足以改变整个民族的地位似的。归根结底，这就是问题之所在。

88. 以色列还想要通过既成事实的政策把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居民变成以色列人。但是耶路撒冷的居民是巴勒斯坦人，而且他们将继续是巴勒斯坦人。他们唯一的愿望就是收复他们的故土，在那里自由地和尊严地生活。

89. 特拉维夫的政策是对这个地区的安全和对世界和平的威胁，突尼斯和它的总统哈比卜·布尔吉巴对耶路撒冷的悲剧一直是深切关注和同情的。最近，布尔吉巴总统派外交部长去梵蒂冈与教皇保罗六世陛下谈了这个严重问题。但是根本的问题——突尼斯一向是这样宣布的——是巴勒斯坦人民的命运，巴勒斯坦人民目前正为收复自己那个被暴力夺走的国家而战斗。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使巴勒斯坦人民放弃这个目标。世界上没有任何力量能消灭他们，也没有任何力量能镇压他们一直为之进行不懈斗争的神圣事业。正义迟早是要胜利的。

90. 一九六八年五月二十日突尼斯共和国总统哈比卜·布尔吉巴在他向大会的一次发言中，谈到中东问题的解决办法时，指出：

“在任何情况下，而且不管是什么样的解决办法，只有在有关的主要一方即巴勒斯坦人民的参加和同意下，这个解决办法才能设想出来。”^⑥

我们对中东问题的立场过去是这样，现在仍然是这样。这种立场来自我们对巴勒斯坦人民所承担的义

^⑥《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十二届会议，全体会议》，第一六五八次会议，第15段。

务，也来自我们对形势的分析和如下的信念：闭眼不看根本问题和回避根本问题是毫无意义的。

91. 安全理事会关于耶路撒冷问题已经通过了一些决议而且为以色列未能执行这些决议多次表示遗憾。

92. 安全理事会在它最近的几项决议中决定，如果从以色列得到否定的答复或得不到答复，它将立即开会考虑进一步采取什么步骤。于是，相互控诉的不断升级就能结束。

93. 难道安全理事会不可能再前进一步吗？

94. 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负有很大的责任，我代表我国呼吁它们完全承担起那个责任，去结束以色列的顽固态度和它对国际社会的挑战。

95. 主席：发言人名单上的下一个名字是以色列代表。他要求发言以行使答辩权。现在我请他发言。

96.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不管约旦代表可能想对安理会怎么说，他也隐瞒不了耶路撒冷局势的基本真相。他掩盖不了这一事实：约旦的确摧毁了耶路撒冷而以色列正在建设这个城市；约旦亵渎了圣所，禁止人们进入圣所，而以色列正在维护着圣所的神圣性，确保了圣所由其各自的宗教团体管理和维修并保证了人人进入圣所的完全自由。

97. 约旦代表遮掩不了这一事实：在约旦占领时期，耶路撒冷是一个被肢解的、流血的城市，而现在耶路撒冷是统一的、和平的和繁荣的城市。今天，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居民日子过得比他们在约旦的兄弟们好得多，也比他们自己在一九六七年前生活得更好；这是约旦代表无论说什么都改变不了的真相。

98. 约旦的控诉是要使进步、发展和建设停下来，是要使耶路撒冷重陷于落后、痛苦、分裂和敌对状态之中。抱这种态度简直对耶路撒冷没有一点爱心，更谈不上关心耶路撒冷的神圣性和幸福。以色列和约旦的根本的不同点就在这里。约旦政府是十九年使人极为痛苦的分裂和破坏的象征。以色列则代表了耶路撒冷的三千年历史，它的光荣和牺牲，它的启示和复兴。

99. 要是约旦人象我们犹太人那样，两千年来一天三次每天都为耶路撒冷的和平复兴而祈祷，那么约

旦政府就不会主张耶路撒冷停滞不前并回到遭受肢解的痛苦之中去了。要是约旦人象我们犹太人那样，每次用饭前都想着耶路撒冷，每次饭后都祈求“在我们的时代里尽快建设起耶路撒冷”，那么约旦代表就不会极力为反对重建这个城市的控诉辩解了。要是约旦人几千年来象我们犹太人那样临终还念叨着耶路撒冷的名字，那么我们会听到约旦代表对耶路撒冷的生命和幸福更为关心的话。要是我们所关心的是耶路撒冷的生命和幸福，那么，我们所听到的摩洛哥、黎巴嫩、约旦和突尼斯代表的发言一定与局势的真相不符。有一句古老的希伯来格言说，耶路撒冷是真理的城市。对耶路撒冷只要有点敬意就要尊重事实。象今天约旦代表那样，企图改写历史，而且把一九四八年约旦在耶路撒冷的进攻、炮轰、破坏和屠杀说成是仁慈的使命，这样做是不尊重那个时期的联合国文件的，这些文件毕竟是大家都看得到的，这是经图康先生自己在耶路撒冷城领事委员会的同事签署的，也是经拉尔夫·本奇那样的联合国人士签署的报告。他们也不尊重我昨天引证的约旦侵略军司令阿卜杜拉·塔勒在回忆录中有关公开侵略的叙述，以及象代表约旦在内的阿拉伯国家于一九四八年五月发给联合国的电报之类的臭名远扬的文件，该电报宣布要来一个大规模屠杀犹太人运动，一场“会使人想起蒙古人所进行的大屠杀”。

100. 当一九六七年以来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口有了增长的时候，当仅仅在最近两个月里就有十万名来自阿拉伯国家的阿拉伯游客参观了耶路撒冷的时候，摩洛哥和黎巴嫩代表却说阿拉伯居民大批被驱逐出这个城市了，这种说法在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或黎巴嫩的黎波里的露天市场或许会引人注意，但在这里可不行。

101. 昨天我给安理会提供了一些事实和数字，表明约旦占领时期耶路撒冷的基督教徒人口大量减少：从二万五千人减到一万四千人。我还指出，自从一九六七年以来，除了正常的人口流入和流出以外，迁离已经停止了。当然，我能理解黎巴嫩信基督教的代表对于基督教徒从中东移居他处的关注。可是他应该关注的倒是那些阿拉伯国家，因为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大量的基督教徒离开了阿拉伯国家。这个

期间大约有十五万希腊正教徒离开了埃及。据有些估计，黎巴嫩基督教徒移居国外的数量之多已打破了这一国家脆弱的人口平衡。

102. 甚至当约旦代表的控诉直指正在耶路撒冷进行的建设时，摩洛哥代表还硬说以色列正在破坏这个城市，这种说法对于愚昧无知的人也许合适，但它对于明智的世界舆论就肯定不合适了。

103. 耶路撒冷是一个三千年来和犹太人的存在不可分割的城市，是近代犹太人一连几代都占多数的城市，黎巴嫩代表今天又一次谈到了这个城市的犹太化，这在重新使用希特勒的词汇方面走得太远了，在我们这个时代，在联合国，是不容许的。这种纳粹大屠杀时期的语言我们犹太人记忆犹新，今天不需要再在联合国这里听了。

104. 黎巴嫩代表谈到一些基督教高级教士发表的声明，而没有提到这一事实：他们是阿拉伯的教士，是在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反基督教政权的践踏下生活的。这样做是不尊重耶路撒冷的真理的事业。黎巴嫩代表引证了这些教士的言论，特别强调了据称是东正教会的态度，力图支持自己的论点。当然，他并未谈到真正代表这些教会讲话的当局。例如耶路撒冷的东正教宗主教本尼迪克托斯在一九六八年四月十二日发表了如下的声明：

“我们愿意再一次强调，确实，一般的圣所、各个寺院和教堂在战前、战时和战后都受到以色列人充分的尊重和保护。我们希望将来它们也会受到尊重，存在的现状将得到维护。”

105. 正如不仅是耶路撒冷的穆斯林居民本身，而且是从黎巴嫩——是的，是从黎巴嫩——约旦、科威特、沙特阿拉伯以及其他各国今年夏天来耶路撒冷参观的十万阿拉伯人亲眼所看到的那样，正如来自各大洲的穆斯林领袖亲眼所看到的那样，也正如我昨天引证的阿拉伯方面的文件证明的那样，在耶路撒冷，伊斯兰教圣所的地位、管理和保护没有发生什么变化。正如一九六七年以前那样，他们完全在穆斯林当局的管辖之下。让我用下面一段话来补充我昨天引证的声明。耶路撒冷和雅法的宗教法官一九七〇年一月一日发表如下的声明：

“作为耶路撒冷和雅法的宗教法官……我出于宗教和世俗的目的，经常去这个城市。每逢礼拜五，特别是宗教节日我去阿克萨清真寺，参加住在耶路撒冷以及周围乡村的兄弟们的祷告，这时，我感到非常高兴。我也同来自以色列其他城镇的穆斯林一道祷告。这些穆斯林与这个城市隔绝有二十年之久，自耶路撒冷统一以来，如今能够第一次来到他们向往多年的这个圣所。同时我想，要是那些听到清真寺日常工作受到亵渎和干扰的无稽之谈的人，能够来亲眼看到这个圣所经常举行的祷告中那种和平与宁静的气氛，那该多好啊！”

106. 乍得公职部的穆斯林部长穆罕默德·拉哈马·萨利赫先生在他访问了耶路撒冷和拿撒勒的穆斯林和非穆斯林一些圣所之后，于一九六九年九月八日接见记者时谈到：

“感谢上帝，我能访问这些圣所，见到一些宗教团体——其中有穆斯林——并与其成员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我发现他们在宗教活动中享有完全的自由。另外，在维修和保护各个圣所方面他们得到政府的很大帮助。”

107. 乌干达总统，一位卓越的非洲穆斯林领袖，曾在今年七月十七日访问了耶路撒冷，而后对新闻界表示，他敬佩以色列对伊斯兰教各个圣所的态度以及对它们的保护。

108. 至于基督教各个圣所的情况，美国修女全国联合会的执行委员会就在上周发表的简明的声明可能是对情况的最有说服力的概括。一九七一年九月十日的声明说：

“犹太人一向生活在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是他们的精神之家。而犹太人每天的祷告也表达了他们同这个城市有着持久的历史关系。此外，以色列不惜投入数百万美元，特别是无数的人力重建了耶路撒冷。现在，耶路撒冷信奉各种宗教的人都可以去，那些圣所从来也没有得到如此的保护和维修。”

109. 著名的基督圣经学者罗伯特·林赛博士已经在耶路撒冷居住了三十年之久，并且领导着圣经研

究学院。一九七〇年六月七日他在美国广播公司的电视谈话中谈到：

“我想，如果我们仔细回顾一下那漫长的岁月，我们就发现耶路撒冷市的政府更迭过多次。据我看来，历史上的这一时期，正如我所说的，至少是在以往的许许多多年中，几百年中，我们有过的最好政府就是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这个政府。”

110. 正如我在上次会议上强调的，耶路撒冷是一个活生生的城市，对这个城市的任何讨论都不能无视它的居民。虽然我们在昨天，在某种程度上也在今天，听到某些阿拉伯代表说，现在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居民处境比一九六七年以前好是无关紧要的，但以色列还不愿意漠视这个城市居民的福利，不管他们是阿拉伯人还是以色列人。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居民比在约旦的统治下更加富裕；他们在公共卫生已被改善的环境中生活着；他们正在从贫民窟搬进较好的住宅；他们享有行动自由、思想和言论自由以及出版自由；以色列政府认为这些都是有意义的，也是重要的。

111. 尽管黎巴嫩代表提出了种种毫无根据的指控，但应指出正是黎巴嫩的报刊在这个问题上相当坦率。我仅举一例。非常关心巴勒斯坦阿拉伯人的贝鲁特日报《事件报》引用了来自耶路撒冷到科威特访问的阿拉伯人对该报记者讲的话。据一九七一年四月二十七日的《事件报》所载，这些阿拉伯人谈到：

“我们在阿拉伯民族主义的阴影下生活了多年。我们遗憾地说，我们只有等到以色列人占领以后，才感到我们是人，是公民。”

112. 如果我们在这里按是非曲直来审议耶路撒冷问题，安理会就一定要自问：如果所有三大一神教的圣所的权利和特权享有高度的尊重和充分的保护，如果这个城市的居民，不管是阿拉伯人或犹太人都一样在和平、进步与繁荣中生活，那么为什么有人还反对这种状况？为什么各会员国对于恢复耶路撒冷正常的统一和完整的状态竟持保留态度？约旦指控以色列终止了约旦一九四八年对耶路撒冷进行的违反宪章和联合国决议的侵略，哪条法律原则能证明这种指控是正确的？凭什么正义和道德的原则竟不让耶路撒冷的

公民享有世界上任何其他城市的居民都拥有的权利，而强迫他们回到那十九年期间他们曾遭到人为的分裂、停滞和流血的痛苦中去呢？

113. 我谨建议：如果这次辩论所关心的的确是耶路撒冷和它的各个圣所的利益，那么就应毫不含糊地斥责约旦的指控是毫无根据和不负责任的。

114. 主席：发言人名单上的下一个名字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的代表。他要求行使答辩权，现在就请他发言。

115. 图迈赫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特科阿先生昨天的发言和他今天行使答辩权时讲的话充分说明了这一事实：人们制造了种种政治神话，相信这些神话，并进而强求别人也相信他们的谎言。这些政治神话——最新的是犹太复国主义，还有从前的纳粹主义——的制造者总是采取同样的手法：改写历史并把自己所犯的罪行归咎于他人。

116. 一位联合国的前秘书长写道：

“一个成功的谎言等于谎上加谎。纠正一个必须纠正的错误比说真话是一种更为沉重的负担。只有毫不妥协的诚实，才能达到正派行为的基本准则，而这种基本准则是你所应时刻指望找到的，甚至在罪恶的深层底下。”

117. 自从以色列建国以来，自从以色列赖以建立的政治神话即犹太复国主义出笼以来，已经积成了这样的罪恶深层。为此，主席先生，我请你，也请安理会各理事国，允许我揭露那些掩盖真理的更深的谎言。这的确是一项很艰巨的任务。

118. 首先，真正的问题是什么？真正的问题已在昨天安理会通过临时议程时由安理会本身作了阐明，在这项议程中包括约旦代表关于耶路撒冷局势的控诉信和秘书长的报告——共计八份——这些报告是我国代表要求列入议程的。因此，尽管特科阿先生肆意煽动并滥用极其卑鄙和有损尊严的语言——我必须承认，我是确实无法与之争衡，也无意仿效的，因为那始终是犹太复国主义及其神话的特权——我不会采用同样地感情用事的做法；也不会经常讨论他昨天和今天一再讲的毫无意义的问题。事实上，如果有人查

阅秘书长一九六七年七月十日递交的第一次报告〔S/8052〕，其中包括特科阿先生致吴丹秘书长的一封信，那么他就会发现特科阿先生昨天和今天所说的同样的问题；向秘书长讲的这些问题，就是以色列对人们要求它执行大会决议的答复。

119. 许多发言人曾经提到安全理事会和大会通过的决议——共计五项——并引用了其中几段。我将不再重复。但是不管特科阿先生能够使用多少诡辩的词句，不容抹煞的事实终究是：从一九六七年直到现在，大会和安全理事会曾经通过了五项关于耶路撒冷的决议，这些决议构成了国际法律，它以最肯定的和最明确的语言谴责了以色列，要求它取消在被占领的耶路撒冷城中所采取的一切措施并立即停止采取进一步措施。

120. 就在最近，国际法院向安全理事会理事国提出了一份异常重要的咨询意见，为此应向该法院致贺。这个意见的题目是：南非不顾安全理事会第276(1970)号决议继续留驻纳米比亚(西南非洲)对各国的法律后果。^⑥国际法院的上述咨询意见是在一九七一年六月二十一日提出的。那份报告有三段——这几段虽然简短，但对非法行为的后果的处理方式是合情合理的，而不是感情用事的。我再重复一遍，这是关于非法行为的后果的咨询意见。因为在这里我们面临着两种同时存在的情况：已经宣布南非在西南非洲的存在为非法，而南非却坚持要占领西南非洲。我之所以提出国际法院关于非法行为的后果的咨询意见，就因为这里还存在着相同的情况：有五项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的决议以色列均已全然置之不理。

121. 现将咨询意见引述如下：

“110. 关于决议的法律依据，宪章第二十四条授予安全理事会必要的权力去采取象在当前情况下所采取的行动。该条第二项提到，根据宪章某些章节的规定，安全理事会享有一些特定权力，这种提法并不否定第一项所授予的履行职责的一般权力的存在。关于这方面的情况，可参阅一九四七年一月十日送交安全理事会的秘书长声明。声明中提到：‘宪章第二十四条规定的安理会

^⑥咨询意见，《一九七一年国际法院判决集》，第16页。

的权力不限于第六章、第七章、第八章和第十二章内所包括的特定权力……联合国会员国已经授予安全理事会与其维护和平和安全的职责相适应的权力。唯一的限制就是宪章第一章中所规定的基本原则和宗旨。’

“111. 关于第276(1970)号决议第2段中包括的宣言的效力问题，法院认为：把一种情况裁定为非法，并不能因此就结束这种情况。它只能是为力图结束这种非法情况的第一个必要的步骤。

“112. 如果有人坚持认为，安全理事会一旦根据宪章第二十四条的规定，代表全体会员国，发表上述宣言，这些会员国可以不顾这种非法行为而任意行动，或者甚至承认由此而产生的违法行为，这种主张是站不住脚的。在联合国会员国面对国际上这样一种非法的情况的时候，人们可以期望它们由于安理会代表它们发表了宣言而行动起来。因此，就产生了关于安全理事会根据宪章第二十五条代表联合国会员国所作出的这一决定的效力问题。”

122. 我坚决认为，现在就出现了同样的情况；我们现在正面临着这种情况；有些安全理事会的明确决议以色列并未尊重。

123. 会员国的义务是什么？国际法院在我刚才念过的咨询意见里十分明确地指出：宣布一种情况为非法只不过是第一步。但是承认上述行为为非法则是会员国必须履行的义务。

124. 这就是我国代表团昨天在通过议程时要求把秘书长的报告列为分项(b)的原因。促使我们提出这一要求是出于两方面的考虑。首先考虑的是这个事实：安全理事会委托秘书长根据大会和安理会的决议作关于耶路撒冷形势的报告。这些报告来源于客观的材料，它们构成了一种重要因素，有利于安全理事会协助处理由于以色列屡次违反安理会法令而引起的局势，即由于一种非法情况而产生的后果。这些报告构成了联合国对耶路撒冷所负的责任和义务的不可分割的部分。

125. 第二方面的考虑是基于这个事实——秘书

长本人在这些报告中所陈述的事实——即以以色列也侵占了政府大厦内的联合国房屋，从而把它的兼并范围扩大到了联合国本身的管辖区。这就造成了一种法律上的局面，即在由于以色列所采取的损害耶路撒冷和联合国地位的措施而提出的控诉中，秘书长也不由自主地变成了一方。

126. 秘书长所作的关于耶路撒冷的报告的内容是什么？仔细研究这些报告，下列事实就暴露无遗了。第一事实是，秘书长根据大会和安全理事会给他的委托，曾经不止六次试图从占领者那里获得下述情报：它是否愿意执行联合国关于耶路撒冷问题的决议，即要求以色列取消其兼并措施并停止消除耶路撒冷城的阿拉伯特征的那几段文字。从一九六七年七月十日以来，对他的呼吁和要求的答复仍然是，同样顽固地拒绝联合国的一切决议，而不管其内容如何。甚至关于总规划——特科阿先生在昨天发言中已否认有此规划——的情况也没有通知秘书长，可是它的详细内容已由以色列各报广泛地发表。

127. 关于法律问题，他为了向安全理事会汇报以色列议会通过的征用阿拉伯土地的法律，不得不借助于以色列的官方报刊——而这一点可从秘书长的报告中见到。但是以色列甚至不屑于直接答复秘书长的信。在一九七一年二月十八日的文件S/10124第4段中，秘书长指出，以色列代理常驻代表未曾答复秘书长所提出的关于以色列违反国际法和联合国决议在耶路撒冷采取的种种措施和行动的问题。相反，当时的以色列代理常驻代表竟然毫不脸红地向秘书长“保证”以色列政府的立场一如既往。我不知道是否还能有比这更厚颜无耻的事了。更有甚者，从秘书长的报告中，还会看到以色列有意回避答复秘书长关于以色列在占领的耶路撒冷的政策的问题。

128. 这些报告中的第二部分事实表明：以色列人除了非法占领联合国机关所在地的政府大厦的房产之外，还用推土机闯进了联合国办事处以消除联合国在耶路撒冷的存在。在上述报告的同一段里，秘书长以下述的措辞，对以色列侵占政府大厦所在的真空地带一事，做了如下的描述：

“这种活动与报纸上登载要在那个地区立刻

实施一个建立成套住房和其他建筑物的计划的报道恰好是一致的。根据联合国宪章及联合国特权及豁免公约的规定，联合国对其房产享有不可侵犯的权利；上述活动是对这种权利的进一步的严重侵犯。”

这就是问题的背景，我们必须据此进行审议工作。

129. 现在让我进入一些其他的谎言堆里去发掘真理。就拿特科阿先生昨天的发言来说吧。他的发言长达三十页，历时约一百一十五分钟之久，语言富有浓厚的感情色彩。我指的是有关耶路撒冷人口数目的那一段——事实上，他今天又提到了这个数目。我将他本人列举的数字引述如下：

“一九四八年耶路撒冷的犹太人有十万人；基督教徒有二万五千人；穆斯林有四万五千人。一九六七年，那里的犹太人有十九万五千人；”——我们必须感谢特科阿先生承认到一九六七年犹太人的数目已从十万人增至二十万人——“基督教徒从一九四八年的二万五千人减少到一九六七年的一万零八百人；穆斯林人数则增加到五万四千九百六十三人。一九七〇年犹太人的数目是二十一万五千人”——又增加了——“基督教徒的人数是一万一千五百人；穆斯林的人数是六万一千六百。”〔第一五八〇次会议，第63段。〕

这些都是特科阿先生的发言中确实说过的数字。我刚才所念的并不是别的材料。

130. 对于这些数字和统计，应该说些什么呢？我想起了一度任南非总理的史末资将军的故事。他在南非的议会里发言时，玩弄着一些统计数字。他的一些同事对此大为惊奇。他们问道：“这些数字你是怎样计算出来的呢？”史末资答道：“好吧，如果有人能够反驳我，那就请他站出来。”这不过是说，玩弄数字是极为容易的。

131. 关于这些统计资料我要说的第一点是，它是以一九四八年作为第一年。但是，一九四七年的情况怎么样呢？在一九四七年阿拉伯人、基督教徒和穆斯林的数目是多少？在耶路撒冷市或耶路撒冷区内的犹太人的数目又是多少？这些集团各自的财产当时有多少？

132. 特科阿先生谈到了改写历史问题。他在约旦进攻耶路撒冷东部地区的问题上大做文章。

133. 我奉劝特科阿先生去请教他自己的历史学家们。他们中间有些人现在身任副总理、部长等要职。有一本用希伯来文写的书，名叫《赛福尔哈帕尔马》，意思是帕尔马奇的书。而帕尔马奇就是哈加纳的突击队。有些人听到这些名词可能感到陌生，为此，有必要提一下，在以色列国建立以前就已存在的恐怖分子组织是：帕尔马奇、哈加纳、伊尔贡·兹瓦伊·留米——特科阿先生就是属于这个组织的——和斯特恩帮。斯特恩帮这个名称是他们自己命名的。现在，他们称呼自己为恐怖分子。

134. 这并不是阿拉伯人虚构的事。比如，这里有一本书，作者是以色列解放战争的伟大领袖之一。书名为《起义：伊尔贡的历史》，^①著者的名字是梅纳希姆·贝京。他是自由党的领袖，德尔亚辛大屠杀的英雄，联合政府的一个成员，直到几个月前才辞去职务，因为他是“以色列国土论”的信徒——换句话说，他认为征服的事业尚未完成。

135. 他提到了一九四五年、一九四六年和一九四七年的非法移民，并且叙述了伊尔贡和哈加纳当时是怎样帮助非法移民到巴勒斯坦的，以及从欧洲运载犹太移民的船只又怎样在实际上是被这些恐怖分子自己炸沉的。在这部杰作的第35页上我们看到：“犹太‘恐怖分子’安放了一颗炸弹，以阻止该船启航”——指的是帕特丽亚号的启航，该船原拟装载非法移民驶回。贝京先生继续写道：“这颗炸弹爆炸了，有二百多犹太人被炸死或淹死。英国当局指出，这并不是伊尔贡·兹瓦伊·留米所采取的行动，而是哈加纳安放的炸弹。”由此可见，象纳粹主义和法西斯主义那种政治神话的信徒们是什么罪恶勾当都能干得出来的。他们为了促进自己目的的实现，甚至不惜杀害他们自己的人。

136. 现在，让我们回到耶路撒冷和数字的问题上来。我再次引用贝京先生的话。在他这部杰作的第348页上我们看到下面一段话，它透露了在阿拉伯人进行任何进攻之前以色列人对耶路撒冷的计划：

^①纽约，亨利·舒曼公司，一九五一年。

“一九四八年一月末，在一次有计划科参加的伊尔贡指挥部的会议上，我们拟定了四个战略目标：（1）耶路撒冷；（2）雅法；（3）卢德-腊姆拉平原；和（4）三角地带。”

撇开应该属于未来的阿拉伯国一部分的三个其他地区不谈，耶路撒冷是在一九四七年十月二十九日被宣布为单独实体的——不仅是耶路撒冷市，而且是整个耶路撒冷地区。

137. 因此，我们在这里掌握了第一个证据，证明早在阿拉伯人还没有试图采取任何行动之前，那个时期的恐怖分子，伊尔贡、哈加纳和帕尔马奇，就一直把矛头对准耶路撒冷。那么，在一九四七年和一九四八年间发生了什么呢？我再次引用梅纳希姆·贝京的书。他谈到了德尔亚辛大屠杀，这个村庄正位于耶路撒冷的前面。为了修筑一个秘密的简易机场以利于攻占耶路撒冷，德尔亚辛是必争之地。贝京先生在第163页里告诉我们，哈加纳的司令官向他下达了下述命令：

“我获悉你们计划要进攻德尔亚辛。我想指出，夺取德尔亚辛并守住该地是我们总计划中的一个阶段。如果你们能守住这个村庄，我并不反对你们采取这个行动。如果你们做不到这一点，我警告你们不要炸毁这个村庄，不然就会使居民们放弃这个村子，留下的废墟和无人居住的房舍会被外国军队占领。这种情况将增加我们在总的斗争中的困难。第二次攻占这个地方将使我们遭受重大的牺牲。不仅如此，如果外国军队进入该地，就会打乱计划……”

138. 这个地方被占领了；德尔亚辛被夺取了；二百五十名阿拉伯人——男女和儿童——遭到杀害；这是一件人所共知的事情。但是促使我们回到数字问题上来的一件重要的事还是贝京先生本人在下一页里所做的这段评述：

“全国的阿拉伯人，由于轻信关于‘伊尔贡大屠杀’的荒唐无稽的流言，感到惊恐万状，开始争相逃命。这种大规模的逃亡很快发展成为疯狂的、无法控制的溃散。当时居住在以色列国现在领土上的约八十万阿拉伯人中，现只有十六万五千人仍留居该地。”

因此，如果特科阿先生是真正客观或尊重事实的话，他就会提一下一九四七年阿拉伯人的数目，以此作为他的统计资料的开端。但是贝京先生已经告诉我们，在八十万阿拉伯人中，留下来的只有十六万五千人。

139. 当时的委任统治国联合王国又提供了另一个证据。联合王国于一九四七年把巴勒斯坦问题提交给联合国的同时又提交了一份报告。^⑥ 该项报告有许多附录。我所引证的是附录六。该项附录首先提到耶路撒冷地区，然后提到希布伦，后来又提到耶路撒冷，以及耶路撒冷地区内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分别占有的土地。下面是数字：属于阿拉伯人所有的土地计有一百三十二万六千五百七十一杜努姆。为了使安理会各理事国代表了解，一杜努姆等于一千平方米。属于犹太人所有的土地计有三万三千四百零一杜努姆。此外，还有既不属于阿拉伯人也不属于犹太人所有的“公共的”土地。根据穆斯林法律的规定，“公共的”就是人民所有。就“公共的”土地而言，我们共有十四万六千三百六十一杜努姆。共计是一百五十七万零七百八十五杜努姆。这些数字是耶路撒冷市的数字。

140. 就整个耶路撒冷地区而言，其数字如下：属于阿拉伯人所有的土地计有三百九十九万三千零一杜努姆；属于犹太人所有的土地计有三万九千六百七十九杜努姆——而总数则为四百三十三万三千五百三十四杜努姆。这样，根据委任统治国本身所提交的报告——这是联合国的文件，任何人都可以查对——属于阿拉伯人所有的土地不仅在耶路撒冷市而且在耶路撒冷区都恰占百分之八十二。

141. 特科阿先生在其发言的另一段话里否认一个总规划的存在，他说：

“必须指出，房屋的建筑主要是按照英国当局在委任统治时期所制订的，而在一九四八年约旦入侵以后停下来那些计划进行的。可是，和约旦的说法相反，目前并没有一个总规划。房屋的建筑是根据这样的信念进行的，即随着约旦入侵行为的结束，耶路撒冷必须再行沿着它的正常途径发展，而这种发展由于战争以及后来城市的被分割已停止了。”〔第一五八〇次会议，第34段。〕

^⑥《大会正式记录，第二届会议，巴勒斯坦问题特设委员会》，文件A/AC.14/32。

142. 在这一段里，有一点混乱之处。究竟谁是侵略者，谁是被侵略者？按照特科阿先生的说法，侵略者是约旦——虽然现在约旦根本不在耶路撒冷——而以色列则是被侵略者。这就是信奉政治神话的人们的逻辑，因为一切事物都变成了神话，我们不得不相信它们。在这里我将再一次引用一个客观证据。今年六月在伦敦发表了两篇题为“圣城失盗记”的文章。这两篇文章中的第二篇谈论的是那个计划。该文的题目是“计划”。我引述如下：

“一九六四年，耶路撒冷的犹太市政当局、以色列土地局、以色列住房部和总理府为耶路撒冷的以色列区的发展开始实行一个总规划，并为此设立了总规划署。在一九六七年六天战争期间，以色列军队占领了耶路撒冷的东部，或者称之为阿拉伯人区，也是旧城的所在地；战争结束后这个规划署立即开始重新制订包括全城的计划。”

这篇文章继续写道——这也说明阿拉伯人所面临的问题的规模和重要性，我请诸位同事注意下列数字：

“这个计划是以计算机计算人口增长趋势所得的结果为依据的，这种趋势显示出现有的二十六万六千人口到一九八五年将激增至四十万；但是这个计划设想过，其他因素可能使这个数字提高到六十万，而到二〇一〇年人口可能达到九十万。”

143. 这就确凿无疑地证明有一个具体的机构用来执行他们正在讲到的总规划。特科阿先生按照他平时的习惯和政治神话家的传统惯例谈到了纳粹主义。他似乎是在暗示我们阿拉伯人必须偿还纳粹分子的罪债。我不知道这种暗示合乎哪一种逻辑或合乎哪一条法律。但在纽伦堡审判中被定罪的并不是阿拉伯文明。第一部希伯来语语法是用阿拉伯语写的。我必须指出：不幸的是，西方文明产生了一个名叫希特勒的狂人和一个称为纳粹主义的狂热信条；而纳粹主义的受害者竟然又变成了纳粹分子本身——但以另一种面目出现，称为犹太复国主义——这是历史可悲的一面。为此正在付出代价的是我们阿拉伯人，而不是别人。

144. 我的论点是：犹太复国主义的信条基本上

是一种种族主义的信条，为了证实我的论点，我请大家注意下面的一段话。一九六八年七月七日一家报纸报道国防部长达扬将军这样说过：

“一个世纪以来，这个民族一直是以接受犹太移民和建立移民区来建设一个国家的，其目的在于扩大我们的疆界。谁也不要说，我们已经实现了我们的计划；谁也不要说，我们正在接近这个期求的目标！”

145. 在以色列军队中的拉比主办的官方刊物里面，有一九六九年四月发表的下列几段话：

“阿拉伯人都是些与这个国家的实质和命运格格不入的分子。不论从哪个观点来看，都必须把他们视同古代的外国分子。我们和他们之间的战争是不可避免的，正如我们在古代沦为殖民地期间和那些统治这个国家的民族之间的战争一样。和阿拉伯人同住在这里是不可能的，因为阿拉伯人朝着麦加祈祷，而我们是心向耶路撒冷的。只有心向耶路撒冷的人才是这个国家真正的儿子。

“结论很简单：要么阿拉伯人停止尊崇麦加的理想，转而尊崇锡安和耶路撒冷的理想，要么他就回到麦加的国家，让锡安的子孙们决定他们的命运，而不要干扰他们。圣经是这个国家发展的独一无二的依据，它就是这个国家的实质。我们的一切步骤都必须听从圣经的感召。”

146. 但是这个信条是建立在神话的基础上面的，是以犹太人为上帝的选民这一种族主义的信仰为依据的。他们怎能擅自发表这样的声明和发出这样的指示呢？有许多犹太人对犹太复国主义的以色列国持不同政见。我请安理会各理事国代表注意《纽约时报》今天发表的一份呼吁书，这份呼吁书正是犹太人写的。它的题目是“耶路撒冷的大屠杀”。我不想宣读这份呼吁书，免得安理会各位代表感到不耐烦。我希望每个代表读读这份由纽约市这里的一些信奉东正教的犹太人发出的呼吁书。

147. 关于亵渎神圣的问题，我向安理会递交这张小礼拜堂的照片，它正位于锡安山上圣主亚美尼亚教堂的外面，已被洗劫一空，十字架从墙上拆下，扔

在那里，凌乱不堪。这是以色列占领后的情景。还有一张照片，拍摄了推土机在麦加禁寺大院的南墙下进行操作的情况。这个圆屋顶就是阿克萨清真寺的屋顶。在麦加禁寺大院地区的南墙，考古发掘工作还在继续进行。以色列人声称，他们是在寻找古代直接通到圣殿区中央的南部入口。

148. 在一九七一年八月十日出版的《这个世界》周刊上达扬先生说道：

“所有其余的遗址（就是那些基督教和穆斯林的圣殿）可以在拍照后予以拆毁，因为他们遮住了我们的视线，妨碍我们观看全景。”

149. 这是一张以色列军队的皮靴践踏礼拜场所的照片。阿克萨清真寺是伊斯兰教的第三个最神圣的圣殿，它在上述的暴行中被焚毁。

150. 这是被以色列占领者破坏的耶路撒冷雷帕拉特丽斯修道院的照片。

151. 这是遭到以色列军队破坏的基比亚清真寺的照片。

152. 这是一张耶路撒冷圣安妮教堂的照片，这个教堂变成了以色列炮击的牺牲品。

153. 我希望记录下来的是，这和以色列人在巴勒斯坦对待阿拉伯人的行为如出一辙。在被破坏的清真寺中有比尔维赫、加卜西亚、卡卜里和库瓦伊卡特的清真寺。在被破坏的教堂中有达蒙、西赫马塔和比尔伊姆村的教堂。在以色列占领的耶路撒冷境内的纳比达乌德清真寺已被改为犹太教堂了。耶路撒冷的马米拉公墓也被强占了，这个公墓的面积约有二十英亩，其中安放许多穆斯林宗教界高级僧侣的遗体。在墓地上兴建了许多住宅区和商业区。一九五四年耶稣受难日那一天，海法的基督教公墓也被亵渎了，七十三个神圣的十字架被砸毁。基督教团体的领袖们和海法的基督教公民们于一九五四年五月二日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对这种行为表示抗议。希腊正教以色列教区的大主教乔治·哈基姆阁下于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六日对希伯来日报《晚报》发表了如下的谈话：

“许多教会的财产仍被非法没收，不给教士们永久留居以色列的权利；不让笃信宗教的学生

去神学学校。关于这些以及其他一些问题，我们得到了一些好听的诺言，但大部分均未实现，正如通过我们向天主教会的教友们所转达的许多诺言迄今尚未实现一样。”

154. 这是由于他们对阿拉伯人怀有根深蒂固的仇恨，不管这些阿拉伯人是基督教徒还是穆斯林。请注意下面的一段话。《晚报》的前主编阿兹里尔博士于一九五五年十月一日在该报上写道：

“伊斯兰教是一切富有成果的思想的敌人；是一切真正的首创精神的敌人；是一切富有建设性的理想的敌人。它在过去未曾创造过任何有价值的东西，将来也不会这样。对五亿人类来说，它所代表的是黑暗、反动和监禁。”

155. 仅举一例，任何研究历史——不仅是研究人类和世界通史，而且甚至研究犹太史的人都知道：有一位犹太教的最伟大的神学家，他的拉丁文名字叫迈穆尼德斯，希伯来文和阿拉伯文的名字叫摩西·本·迈蒙，曾在突尼斯、开罗和大马士革等地居住过，并用希伯来文字写过一本书，书名是《困惑者的指南》。但是现在读这本书却是用阿拉伯语读的。犹太人在谈到迈穆尼德斯时说：“从摩西到摩西，还没有象摩西这样的人物。”生活在阿拉伯人的统治下，犹太人的宗教复兴曾经出现过几次高潮，他是其中一次高潮的代表人物。

156. 我不禁要问特科阿先生：为什么当基督教徒重新夺取西班牙的时候，犹太人却宁愿和阿拉伯人一起移居北非——他们的后裔现在仍然住在那里——而不愿住在基督教的西班牙呢？请你们不要认为我是穆斯林，或者认为我是由于宗教感情才发言的。碰巧我是叙利亚基督教团体的一个基督教徒。按照特科阿先生的说法，它是叙利亚的一个受迫害的团体。如果特科阿先生所说的是正确的话，为什么最近六年来我却不幸或者说有幸能和特科阿先生隔着这张马蹄形桌子相对而坐呢？他的话并不正确。为什么叙利亚的人口百分之九十是穆斯林，而基督教徒曾多次出任叙利亚的总理和部长、副总理以及副总统呢？我们为我们的宽容精神感到自豪——真正的宽容精神，而不是伪造的神话式的宽容精神。

157. 以色列是一个国际上的法律破坏者。这是一个必须承认的事实。而一个法律的破坏者，不管是破坏了国内法律还是国际法，也不管有什么势力做他的后盾，迟早是要被交付法庭审判的。特科阿先生昨天和今天教训我们应该尊重法治，他的国防部长达扬先生下面的发言对他作出了回答。这个发言不仅暴露出耶路撒冷局势的真相，也暴露出所有被占领地区，即戈兰高地、约旦河西岸、西奈和加沙等地区的局势的真相。国防部长摩西·达扬所说的话，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日犹太电讯社引述如下：

“国防部长摩西·达扬今日发表声明：以色列必须把自己看成是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上的永久政权，而且必须在和平的日子来到之前就在那里实施一些必要的工程，因为和平的日子也许很晚才能来到。”

158. 美国报纸当时用大字标题刊登了达扬先生的发言。八月二十一日日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和《纽约时报》都强调指出：达扬发言的正确英文译文应该是“永久的和确定的政府”。

159. 我们在一九七一年八月二十一日日的《基督教科学箴言报》上看到下面一段话：

“达扬讲话里的中心问题和最引起争论的问题是：以色列应该把自己看成是被占领领土的永久的政府。（政府新闻机构所发表的官方英文译文把他的话说成确定的政府，但是希伯来文‘*memshelet keva*’这两个词较为确切的对应词是‘永久的政府’。）”

160. 《纽约时报》在同一天发表了如下评论：

“达扬先生为了说明他所需要的那种政府，使用了 *kevuah* 一词，该词兼具‘永久的’和‘确定的’的意思。这里正从这两个方面来解释他的发言。”

《纽约时报》评论上述发言时说，甚至国务院也“明确反对以色列国防部的说法”。

161. 据悉，在犹太教法典——而犹太教法典是一些犹太教贤哲们的文集——里面有这样一段话：古代的耶路撒冷之所以遭到毁灭，是由于它的居民们“拘泥于法律上严谨的文字，而不提倡公道”。公道和

法律文字之间经常出现差异，在座的同事们并不需要任何人对此加以讲解。诚然，这种差异就是安理会聚会讨论耶路撒冷问题的原因。但是，写我引自犹太教法典这段文字的这位犹太贤哲，肯定是受到希伯来先知哈巴谷的默示的。这位先知说：“以人血建屋、以罪孽立邑的有福了”。

162. **主席**：发言人名单上的下一个名字是沙特阿拉伯代表。我请他在安理会议席就座并发言。

163.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时间晚了，我不想滥用安理会各个代表的人权。由于命运的作弄，我好象总是在很晚的时刻发言。主席先生，我可以向你保证，要是安理会决定在最近安排一次会议——明天或者星期一——我就把我发言的主要部分推迟到那时。

164. 但是，先生，既然我取得了发言权，我就想提醒你，在我上次的发言中我说过当我再次发言时，我对耶路撒冷这个问题态度要更明朗。为了与我刚才所说的不相矛盾，我将仅用一点时间来驳斥特科阿先生今天下午的发言。我知道世界报刊在很大程度上被犹太复国主义者控制了，它不会报道我的发言。但是，只要有几位正直的人听到我要说的话也就够了。而且我希望我讲话的要旨将在那些还讲良心的地方广为传播。我这次发言不是一个详细的发言。

165. 特科阿先生说我的约旦同事隐瞒了基本的事实，说约旦曾摧毁了耶路撒冷而现在耶路撒冷却在以色列的旗帜下是统一的和繁荣的。

166. 主席先生，碰巧我有一位美国好同事坐在我身旁。通过你，阁下，我要问他这个问题：如果红种印第安人仍然叨念曼哈顿和美国的很多地方——他们无疑地在白人征服这片辽阔的土地之前就在那里做礼拜了——安理会会考虑把红种印第安人视为神圣的曼哈顿或者美国其他的一些地方归还给他们吗？不会的，因为征服了这个国家并且自己组成一个国家的白人在行使权力。那么，为什么巴勒斯坦人就不象红种印第安人那样呢？有一亿一千万阿拉伯人和六亿穆斯林不承认那些自称为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两百万人的代表对耶路撒冷拥有宗主权。这是人所公认的事实。这应该是安理会的现实的态度——而不是司法的或政治

的解决办法。目前穆斯林面临着用武力造成的既成事实——更不用说基督教徒，因为他们中间有一半人已被洗了脑筋。我现在说的不是东方的基督教徒，而是其他地方的基督教徒。但有六、七亿穆斯林不承认这个既成事实。本届安理会要注意我所说的情况，因为，正如我昨天说的，如果它不承认这个事实，它就会白兜圈子，一事无成。

167. 特科阿先生提到黎巴嫩并说黎巴嫩基督教徒一直在移居国外。在黎巴嫩人成为基督教徒之前，他们就一直在移居国外，因为在他们被称为腓尼基人的时期他们是水手。要是他们不移居国外的话，他们就不会修建所罗门圣殿。所罗门是大卫的儿子，大卫是个什么事情也不会做的牧羊人。他们那时住帐篷，正象我们在阿拉伯半岛的有些人仍然住帐篷一样。那倒没什么不好的。然而古代的犹太人不知道怎样砌墙。他们不得不请黎巴嫩人来用香柏木修建耶路撒冷圣殿。可是为什么要讲黎巴嫩人去耶路撒冷给所罗门王修殿的事呢？他们在公元前若干世纪就已经走遍非洲，而当时埃及人还没有闪米特族化——他们还是含米特族人——由此可见闪米特族特征是一种文化，一种语言，而未必以一种宗教为基础。就拿新教以前的各基督教团体来说吧。宗教不是一个团结的因素。天主教徒互相残杀，之后出现了新教，而新教教徒也开始互相残杀起来。特科阿先生想从宗教中制造出一个民族，我告诉他这是办不到的。黎巴嫩人象任何其他一样，仍然在移居外国。至少在公元前六、七世纪当他们去康沃尔和去今日的爱尔兰并在那里开采锡矿的时候，他们并没有在今日的联合王国或爱尔兰开拓殖民地。他们建立了马赛。要是他们只开垦葡萄园和栽培橄榄树的话，他们就不会这么做。犹太人怎么样呢？他们一直在移居各地。要说黎巴嫩的基督教徒是由于受压而离去，这不成为理由。我的叙利亚同事刚才提了他出身于叙利亚最古老的家族之一。他是基督教徒，现在坐在这里代表一个百分之九十五是穆斯林的国家。我恰好是巴鲁迪家族的基督教支派出身。我们家族大约百分之五十是穆斯林，百分之五十是基督教徒。我代表的国家恰好是麦加和麦地那的管理者。歧视和不容异己的现象在哪里？我提出这个问题是要来反驳为在世界上我们这个地区挑拨离间，煽动宗教

歧视和不容异己现象而讲的那些煽动性的话——就好象以色列已经侵占了世界上我们这个地区，而我们现在觉得这还不够似的。当我谈到以色列的时候，我想到的不是古代的以色列人，他们和我们是协调的。我现在讲的是那些来自欧洲的哈萨尔族人，他们把宗教——一个高尚的宗教：犹太教——作为他们经济和政治目的的动力。他们提到了乌干达，或许下一次他们会提到其他一些似乎要派遣使者去以色列的非洲地方——我们知道谁给他们出路费。我们也有一些黎巴嫩人和叙利亚人在那里。他们是侨民。他们告诉我们某些发生的事情。我想提醒一下特科阿先生，我知道在六十年代某些国家——我不想提它们的名字免得使它们难堪——输送了一千九百万美元给以色列，以便它可以把这笔钱用在非洲的宣传和往那里派送专家上。他们有很多人在那里，有欧洲人在那里，有医生和工程师。为了什么？象殖民主义时代那样，他们犹如一种副产品。殖民地人民从殖民国家中得到过益处，但殖民国家到那里去主要是为了它们自己的利益。目前正在发生的情况就是这样。以色列的工程师和医生们正到那里去说以色列是上帝赐给的福地，而阿拉伯人是野蛮人。我不会接受这类论点，也不会让它在安理会上不受反驳地讲下去，否则由于一再重复人们反而可能会相信它。

168. 当人们就在今天还能看到《纽约时报》上题为“耶路撒冷的大屠杀”的广告时，人们怎能指望阿拉伯人能相信在我们中间的以色列人呢？登载这个广告的不是别人而正是美国的尼特雷·卡塔——也就是说“看门人”。他们不全是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犹太人，其中有些是中欧和北欧的犹太人。我来宣读这个广告：

“千万不要忘掉八月七日星期六在耶路撒冷以色列警察对无辜的犹太男人、女人和儿童进行的惨无人道的大屠杀。必须采取措施以保证此类事件不再重演。”

这是第1段。我现在要读一下主要段落中的一部分，那里写道：

“那些事先没有得到任何警告的犹太受害者，没有进行反抗，但那残酷的鞭打却持续着，直到很多人都受了伤，其中包括几十个美国游客、美

国学生和一名美国拉比。在很多被拘捕入狱的人当中有十五名美国人，在监狱里骇人听闻的虐待还在残酷无情地进行着。这出‘戏’的上演还有独特的一节：为了给摄影机提供合适的‘动作画面’，一些警察有组织地强迫许多男孩子扔石头。”

169. 下面再引一段同一广告中的话，这话出自那些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者的犹太人之口：

“首先在这个圣地建立起犹太复国主义国家，尽管摩西五经规定在弥赛亚降临之前不许建立任何犹太国家。现在犹太复国主义者，通过迫害那些在犹太人中间仍然主张摩西五经是最高教规的人和那些一直坚决拒绝承认犹太复国主义国家合法性的人，继续朝这同一个方向前进。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欺诈和诓骗由于它盗用以色列的名字和它自命代表犹太民族而变本加厉。事实上，犹太民族的生存只是基于一条基本原则：要遵守摩西五经的成文的和口述的律法中所规定的那些诫命。谁否认这条原则，谁就自动脱离了犹太人社会。”

而且他们呼吁我们在联合国的人要对居住在以色列的犹太人给予帮助。

170. 特科阿先生竟敢于谈论阿拉伯人——约旦人或非约旦人——的野蛮行为，谈论他们一直试图在耶路撒冷和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建立的天堂。

171. 正象特科阿先生在这个议席上所宣布的那样，他这样自信，以色列在耶路撒冷所做的一切——用一句美国的成语说——就是尽善尽美了。既然如此，那么为什么以色列拒不接受一个联合国任命的委员会到耶路撒冷和被占领的巴勒斯坦其他一些地区去查明信基督教或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在以色列所谓的圣明的统治下是否满意呢？如果他们没有什么可怕的，为什么会这样呢？

172. 我答应过我的发言不会长，但在得到安理会各位代表允许，保留我在安理会下一次开会时的发言权之前，我一定要讲一件如果不是独出心裁也许好象是有点标新立异的事情，以便能使我们走出这条死胡同。

173. 正如实行侵略的犹太复国主义国家所解释的和正在实行的那样，政治上的犹太复国主义的基础是把所有的犹太人，包括在苏联的三百万犹太人统统聚集在一起。这就是为什么有这样一场让三百万苏联犹太人去以色列的反苏运动。而且他们还在责骂美国的犹太人不回去以色列。在纽约市有二百万犹太人，在美国大约有六百万。他们正在力图向这些美国犹太人洗脑筋，让他们认识到去以色列的必要性。

174. 那天我从拉比卡哈尼讲的话里只引用了一句。他一直在找这里每一个与他看法不一致的人的麻烦。有一次我还不得不去访问马立克大使。我还以为他们是住在堡垒里呢。我问：“出什么事了？”他们说：“卡哈尼，卡哈尼和他的那伙人。”我们知道，“卡哈尼”原来是从“科亨”来的；而“科亨”，阿拉伯语叫“凯亨”，意为拉比。他不需要在他的名字前再加上一个尊称叫“拉比卡哈尼”。要是宗教人士都这样干，那么世俗人士又该怎么办呢？

175. 下面，我来读一读一九七一年九月七日的巴黎《先驱论坛报》。这张报是我从国外考察旅行回来那天偶然得到的。报上说：

“当拉比卡哈尼走近讲台的时候，他博得一阵热烈的掌声。”是谁鼓的掌？是以色列的犹太人，是他正在试图予以洗脑的美国犹太人。“他告诉代表们，犹太复国主义团体请他讲演‘说明该团体懂得犹太人生活的传统观念——言论自由’。

“谈到向以色列移居的问题，他说：‘这不仅仅是犹太人应该去的问题，而且是非去不可。’”——哪些犹太人？他指的是美国的犹太人。他正在给他们讲演。“他说美国的犹太人面临着‘又一场浩劫’的可能性，因为照他的说法美国社会的状况正在恶化。

“‘在美国犹太人是没有人喜欢的，’拉比卡哈尼说。‘在繁荣时期，那些不喜欢犹太人的的人都暗自怀恨在心，但当日子不好过的时候——象今天那样——那些人的仇恨就发作起来了。’”

176. 在别的国家里，一定会有很多其他的卡哈尼——不是这么大叫大嚷的。关于西欧国家的情况我不了解。无疑地，在苏联关于每个犹太人都负有义务去

以色列的问题，他们也会尽力要大叫大嚷的。这就是政治上的犹太复国主义的宗旨：把所有的犹太人聚集在巴勒斯坦。

177. 对于这个问题我们该怎么办呢？犹太人，象黎巴嫩人、叙利亚人和其他阿拉伯人一样，散居在全世界。举个例子来说，我知道，毫无疑问的，有很多美国的犹太人是这个美国非常忠实的公民；有些法国的犹太人是非常忠实的法国公民。但是犹太复国主义者不想让他们安静。你们怎么能指望我们阿拉伯人面临这个聚集犹太人的运动而无恐惧之心呢？国际社会怎么能指望我们不担心犹太复国主义是一个扩张主义运动——或者不担心以色列梦想侵占尼罗河和底格里斯河之间的领土必然会成为我们的梦魇呢？我们要抵抗，但这样一个梦魇也许会把这个世界推入第三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之中。

178. 那么，为消除这种状况，我的想法是什么呢？我认为二十一岁以上的犹太人——那是世界上我们这个地区的法定年龄；在这里附带地说说他们为了征兵已经降低了这个年龄；我想现在是十八岁就给他们选举权；但是世界上我们这个地区的法定年龄仍然是二十一岁；如果你要想把这个法定年龄定为十八岁的話，那是完全可以的——但是我说，应该由联合国主办，用公民投票的方式，问一问全世界二十一岁或二十一岁以上的犹太人，他们认为耶路撒冷是他们的首都，还是认为他们各自的国家首都是他们的首都。这样，我们阿拉伯人就知道该怎么办了，因为政治上的犹太复国主义者将想尽办法对各地的犹太人施加压力，迫使他们移居巴勒斯坦才算了事。

179. 阁下，请和你的同事一起考虑一下这个进行公民投票的计划吧。用那种方法就能统计出忠于本人作为其国民的那些国家的犹太人人数，或者忠于本人已取得其国籍的那些国家的犹太人人数。而且也能统计出愿意移居巴勒斯坦的犹太人人数。这样，我们阿拉伯人就知道该怎么办了。但只要犹太复国主义的宗旨是所有的犹太人都有义务去以色列，就不会有和平。

180. 我下次的发言将根据我五十二年尽力对付这个问题的经验来围绕着这个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起

因和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它的发展情况来谈。既然我多次提到经济和政治的动力问题，如果你，主席先生，和安理会其他代表允许的话，我愿向你们讲一讲我对政治上的犹太复国主义的计划的评价，这一评价将使你们每个人停下来想一想现在是否该是安理会火速行动起来的时候了。

181. **主席：**我请以色列代表发言，他要求行使答辩权。

182.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主席先生，我请你和安全理事会代表原谅。我向你保证，要不是叙利亚代表请我们尝了尝他那一贯用一系列歪曲了的引文打扮起来的那套谎言，我就不会在这么晚的时间——特别是在刚刚听了关于锡安长老会谈记录的讲演之后要求发言。这些谎言不值得给予详尽的答辩，但同时又不宜无所反应地让他们留在安全理事会的记录上。

183. 我只想问一下叙利亚代表：如果象他所说的那样，希特勒是个疯子，纳粹主义是一个疯狂的主义，那么为什么叙利亚还继续用阿拉伯文出版希特勒的《我的奋斗》？为什么叙利亚把这本书分发给驻在戈兰高地的叙利亚部队，而这些部队对以色列的城乡大肆烧杀了多年……

184. **主席：**我请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发言，他想就程序问题发言。

185. **图迈赫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我的发言处处都遵照安全理事会一致通过的议程项目，即约旦关于耶路撒冷局势的控诉和秘书长的报告。我认为叙利亚的局势或任何涉及叙利亚的话都不在我们正在讨论的题目范围之内。因此，我谨要求让以色列代表遵守规则。

186. **主席：**我再次吁请代表们遵守我们商定的议程。

187. 我请以色列代表发言。

188.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我谨建议，这些辩论应遵照宪章进行。我们都是这样一个组织的会员国，这个组织的基本原则之一就是所有国家主权平等。如果叙利亚代表胆敢指责犹太人和犹太国是纳粹主义，我就有权回答这同一个问题。这就是我为什么

问：为什么叙利亚是世界上极少几个继续出版和公开销售希特勒的《我的奋斗》的国家之一，为什么叙利亚继续雇用以前的纳粹分子——

189. **主席**：我请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代表发言，他想就程序问题发言。

190. **图迈赫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我谨请主席对以色列代表所提出的问题是否符合程序作出裁决。

191. **主席**：我请以色列代表在发言中严格遵守这项议题。

192. **特科阿先生**（以色列）：叙利亚代表尊重事实的精神在联合国几乎是众所周知的。例如，他使得我们就我在前一次会议上关于耶路撒冷人口提出的数字进行了冗长的分析。他向我挑战，要我反驳他的主张。那很简单，我一定应战。我现在和昨天都讲到耶路撒冷这个城市的人口问题，这里的人口多少代以来一直是犹太人占多数。我想建议叙利亚代表不要拿英国委任统治时期包括很多阿拉伯城乡在内的耶路撒冷地区的人口统计来玩弄数字。

193. 其次，叙利亚代表对我提供的数字表示怀疑。他指责我不该象昨天那样提供一九四八年的数字，而应提供一九四七年的数字。实际上，我准备把他建议的年度再往前提，给他提供一九四四年的统计数字。根据英国委任统治政府发表的并在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和一九四六年一月提交给英美调查委员会的统计数字，在一九四四年按犹太人和穆斯林划分，耶路撒冷的人口如下：犹太人为九万七千；穆斯林为三万零六百三十。

194. 我昨天提供的数字和这个数字很接近。我说的是在一九四八年耶路撒冷有十万犹太人，换句话说，比英国发表的数字大约增加了三千人；还有四万五千穆斯林，换句话说，在同一时期，在耶路撒冷几乎增加了一万五千穆斯林。

195. 关于叙利亚代表对于损坏教堂和清真寺的种种指责，在这很晚的时刻我将只谈他歪曲事实的一个例子。叙利亚代表在这里提供了一张亚美尼亚教堂的图片，并且硬说这个教堂是以色列人毁坏的。湊

巧，叙利亚代表所指的教堂座落在耶路撒冷双方防线之间的真空地带十九年了，而这种损坏大部分是由于约旦部队对耶路撒冷城的以色列平民连续不断的侵略射击所造成的，在耶路撒冷重新统一之后，以色列终于能够帮助亚美尼亚宗主教区修复这种损坏。我将简要地读一段耶路撒冷的亚美尼亚宗主教于一九六九年四月八日关于这件事给以色列司法部长的信：

“在这一点上，我对于阁下为了修复我们那个二十年来位于前线的圣主的修道院和公墓愿意给予我们的一切帮助，也致以深切的谢意。”

196. 我将给叙利亚代表引一条古老的叙利亚谚语来结束我的发言，谚语说：

“就象霍姆斯城的祷告时间报告人，他叫别人祷告，自己却办事去了。”

叙利亚代表及其政府的所作所为是众所周知的。那就是煞费苦心继续压迫占少数的犹太人和基督教徒，实行一项其目的显然在于毁灭联合国的一个会员国的政策，继续同那个国家作战并拒绝同它媾和，拒绝执行国际法的一切基本原则、联合国宪章以及联合国关于那个国家所作的决议。

197. 叙利亚代表及其政府在向我们鼓吹要尊重联合国各项决议之后，他们的所作所为反而是公然拒绝执行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决议，即联合国在中东的一切和平努力的基础，而且拒绝参加这些和平努力。我可以很坦率地说，叙利亚和它那热衷于引用文件但又歪曲文件的代表对于安全理事会比对我们以色列更是个棘手的问题，而叙利亚却作为一个理事国出席安理会，尽管它公然拒绝履行它对联合国宪章的义务。

198. **图迈赫先生**（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让我首先谈一谈以色列代表提供的数字的问题。他说根据委任统治国的统计，耶路撒冷城犹太人的数目为九万七千，穆斯林为三万。

199. 对上述数字有两点看法。第一是捏造事实，因为我们毕竟得准确地提出我们正在讨论的范围之内的人口数字。第二，他漏掉了信基督教的阿拉伯人，因为一个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头脑难以想象到有信

基督教的阿拉伯人——这是由于他的根本的政治神话：从所有的犹太人一定都是犹太复国主义者这一前提出发，就不可能有非复国主义者的犹太人。但是我们认为作为一个基督教徒并不是一个国际的法律概念。一个基督教徒可以是法国人、意大利人、西班牙人、叙利亚人、黎巴嫩人、埃及人——他是由于他的国籍来划分的，而不是由他的宗教来划分的。

200. 接着，以色列代表说我的引文是歪曲原文的。明天安全理事会的逐字记录就会发表了。每一句引文都注明了出处和页码。但那些引文想必刺痛了特科阿先生，以致他竟称之为歪曲原文。至少可以说，我能理解他的不满，虽然象我所说的那样，我不能用他所用的同样下流的语言和象他那样贬低自己的身分来蔑视别人的理智。我更加尊重安理会，而且我信守我说的话。象我所说的那样，明天或星期一安理会的记录就会发表，我请同事们非常仔细地核对我所用的引文。要是谁发现了一处歪曲，我就准备受审判。要是没有的话，硬说歪曲原文的原告人自己正是一个歪曲者。

201. 我再谈这个事实：我们在这里正在探讨耶路撒冷问题。所有其他的问题都是与这个问题无关的。事实仍然是从一九六七年到现在，联合国大会、安全理事会、有关人权的各种委员会、世界卫生组织和教科文组织已经通过了五十三项决议，其中有十四项是谴责以色列侵犯人权和国际法的，有十九项是对以色列的强盗行径表示遗憾或深表遗憾的。这个记录本身就说明问题。这是以色列的记录，不是叙利亚的记录。

202. 至于以色列代表象是得了邪病似的对叙利亚作为安全理事会理事国的资格纠缠不休，这个资格，好在是由联合国一百零四个会员国的多数票决定的，而不是由以色列说了算。这件事本身就应该使特科阿先生起码意识到，他反复提出叙利亚作为安全理事会理事国的资格问题，纠缠不休，是他那种无望的邪病在作怪。

203. **主席：**我请沙特阿拉伯的代表发言，他行使答辩权。

204. **巴鲁迪先生（沙特阿拉伯）：**我想说明一下

这个事实：人们不应该引用有关一九四四年和一九四八年的数字。我相信，特科阿先生不愿回答我要说的话，但我想提请安理会注意关于数字的一些事实。

205. 一九一九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口仅占百分之六；阿拉伯人口，包括基督教徒和我们一些西班牙、葡萄牙的犹太兄弟在内占百分之九十三。剩下的百分之一是由那些来自国外的，定居在修道院的朝圣者们组成的，他们大多数是外国基督教徒。

206. 此外，我必须提请安理会注意这件事：当时联合王国是委任统治国，而且国际联盟把这个委任统治权交给了联合王国以便使本地人——即百分之九十三或九十四的人——为最后的自决和独立作准备。在一九四四年或一九三九年之后，当时英国人正在和希特勒作战，他们需要犹太人，为什么要引用这个时期的数字呢？英国人当时让犹太人入境。一九二二年之后，出于政治上的缘故，他们大量地让犹太人入境，为的是向犹太人讨好。为什么不提这百分之九十四或百分之九十三的巴勒斯坦本地的非犹太人？而且联合王国当时干了些什么？他们实行了一项背信弃义的殖民政策：出卖他们应该为其自决和独立做好准备的人民。

207. 如果有人列举数字，那么就让他如实地举出数字，而不应该举出适合于发言人需要的某一特定年份的数字，不管他是犹太人还是阿拉伯人。

208. 法国曾是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委任统治国。他们履行了自己的委任统治义务，没有制造问题。在我上次的发言中我曾讲过——为了照顾特科阿先生或支持他的那些人，我再说一遍——犹太国是英国人安插在我们中间的。英国人指望以此保证英帝国的通道。我请安理会回顾一下已故的邱吉尔先生讲的话：“任命我为陛下的首相并不是要我来主持消灭英帝国的工作”。

209. 现在英帝国在哪里？任何支持非正义的帝国前途如何？它将每况愈下，如同其他帝国的结局一样，这里也包括一旦变得专横残暴的各个阿拉伯帝国在内。我们要有勇气说，正象我们用阿拉伯语说的：“任何建立在邪恶和腐朽的基础之上的事物都是邪恶

和腐朽的。”整整一个民族被出卖了——一九一七年在泰晤士河和波托马克河的下游；后来，在凡尔赛；更晚一些在一九四七年。那些默许过在这两条河流出卖这个民族的人确实在道义上负有责任。只要是对一个民族——不管是对阿拉伯的、非阿拉伯的、非洲的、亚洲的，也不管是何种肤色的民族——实行非正义，和平就无从谈起。但是我们现在到联合国这里来是为了建立和平。

210. 我再说一遍我对那些非犹太复国主义的犹太人满怀同情之心，因为他们面临着迫在眉睫的灾祸。如果犹太复国主义者仍然不放弃逼迫这些人接受这种新思想，那么不管在哪里存在着不容异己的现象，他们

都会成为这种不容异己现象的替罪羊，而这是很冤枉的。

211. **主席：**安理会已经听取了一些要求参加这次讨论的代表们的发言。据我了解，安理会各理事国希望有时间研究它们听到的发言，并在它们中间互相磋商。因此，我建议休会，经过本安理会各理事国磋商之后决定下次会议的日期，下次会议可能在下周初的某一个时间召开。

212. 我刚才收到约旦和黎巴嫩代表的通知，说他们希望保留在安理会以后一次会议上答辩的权利。

下午七时三十五分散会。

كيفية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يمكن الحصول على منشورات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من المكتبات ودور التوزيع في جميع أنحاء العالم . استلم عنها من المكتبة التي تتعامل معها أو اكتب إلى : الأمم المتحدة ، قسم البيع في نيويورك أو في جنيف .

如何购取联合国出版物

联合国出版物在全世界各地的书店和经售处均有发售。请向书店询问或写信到纽约或日内瓦的联合国销售组。

HOW TO OBTAIN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United Nations publications may be obtained from bookstores and distributors throughout the world. Consult your bookstore or write to: United Nations, Sales Section, New York or Geneva.

COMMENT SE PROCURER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Les publications des Nations Unies sont en vente dans les librairies et les agences dépositaires du monde entier. Informez-vous auprès de votre libraire ou adressez-vous à : Nations Unies, Section des ventes, New York ou Genève.

КАК ПОЛУЧИТЬ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Издания Организации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можно купить в книжных магазинах и агентствах во всех районах мира. Наводите справки об изданиях в вашем книжном магазине или пишите по адресу: Организация Объединенных Наций. Секция по продаже изданий, Нью-Йорк или Женева.

COMO CONSEGUIR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Las publicaciones de las Naciones Unidas están en venta en librerías y casas distribuidoras en todas partes del mundo. Consulte a su librero o diríjase a: Naciones Unidas, Sección de Ventas, Nueva York o Ginebra.
